

6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29 1953

T9150 /3838C

容齋三筆序

王右將軍逸少晉宋閒第一流人也遺情軒冕
擺落世故蓋其生平雅懷自去會稽內史遂不
肯復出自誓於父母墓下詞致確苦予味其言
而深悲之又讀所與謝萬石書云坐而獲逸遂
其宿心比嘗與安石東游山海願養閒暇之餘
欲與親知時共歡宴銜盃引滿語田里所行故
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邪常依依陸
賈班嗣之處世老夫志願盡於此也按是時逸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
印

少春秋纔五十餘耳史氏不能賞取其高乃屑
屑以爲坐于懷祖之故待之淺矣予亦從會稽
解組還里于今六年仰瞻昔賢猶駑蹇之視天
驥本非倫擬而年齡之運踰七望八法當挂神
虎之衣冠無暇於誓墓也幸方寸未渠昏於寬
閒寂寞之濱窮勝樂時之暇時時捉筆据几隨
所趣而志之雖無甚奇論然意到即就亦殊自
喜於是容齋三筆成累月矣稚子云不可無序
引因攄寫所懷并發逸少之孤標破晉史之妄

以詔兒姪冀爲四筆他日嘉話慶元二年六月
晦日序

容齋三筆目錄

卷第一 十四則

晁景迂經說

邳彤酈商

武成之書

象載瑜

管晏之言

共工氏

漢志之誤

漢將軍在御史上

上元張燈

七夕用六日

宰相參政員數

朱崖遷客

張士貴宋璟

韓歐文語

卷第二 十六則

漢宣帝不用儒

國家府庫

劉項成敗

占術致禍

絳侯萊公

無名殺臣下

平天冠

介推寒食

進士訴黜落

後漢書載班固文

趙充國馬援

漢人希姓

絳灌

題詠絕唱

秀才之名

魏收作史

卷第三 十九則

兔葵燕麥

北狄俘虜之苦

太守刺史贈吏民官

李元亮詩啓

元魏改功臣姓氏

東坡和陶詩

孔戣鄭穆

陳季常

文用謚字

高唐神女賦

其言明且清

侍從轉官

曹子建七啓

姦鬼爲人禍

監司待巡檢

十二分野

公孫五樓

薦士稱字著年

兄弟邪正

卷第四 十五則

三豎子

樞密稱呼

從官事體

九朝國史

銀牌使者

省錢百陌

舊官銜冗贅

吏胥侮洗文書

宣告錯誤

軍中抵名為官

禍福有命

真宗北征

宰相不次補

外制之難

文臣換武使

卷第五 十七則

舜事瞽叟

孔子正名

潛火字誤

永興天書

王哀嵇紹

張詠傳

緋紫假服

樞密名稱更易

過稱官品

仁宗立嗣

郎官員數

東坡慕樂天

縛雞行

油污衣詩

北虜誅宗王

州郡書院

何韓同姓

卷第六 十五則

蕨蕘養人

賢士隱居者

張籍陳無已詩

杜詩誤字

東坡詩用老字

杜詩命意

擇福莫若重

用人文字之失

李衛公輞川圖跋

白公夜聞歌者

謝朓志節

琵琶亭詩

減損入官人

韓蘇文章譬喻

唐昭宗贈諫臣官

卷第七 十四則

執政辭轉官

宗室補官

孫宣公諫封禪等

赦恩為害

代宗崇尚釋氏

光武符堅

周武帝宣帝

唐觀察使

冗濫除官

節度使稱太尉

五代濫刑

太一推筭

趙丞相除拜

唐昭宗恤錄儒士

卷第八 五則

徽宗薦嚴䟽文

忠宣公謝表

四六名對

吾家四六

唐賢啓狀

卷第九 十六則

樞密兩長官

赦放債負

馮道王溥

周玄豹相

鈞鋤滄浪

司封失典故

老人該恩官封

學士中丞

漢高祖父母姓名

君臣事跡屏風

僧道科目

射佃逃田

周世宗好殺

孟字義訓

向巨原詩

葉晦叔詩

卷第十 十七則

詞學科目

唐夜試進士

納紬絹尺度

朱梁輕賦

坎離陰陽

前執政為尚書

河伯娶婦

六經用字

鄂州興唐寺鍾

禰衡輕曹操

禁中文書

老子之言

孔叢子

小星詩

桃源行

司封贈典之失

辰巳之巳

卷第十一 十六則

碑誌不書名

漢文帝不用兵

帝王諱名

家諱中字

記張元事

宮室土木

歲月日風雷雄雌

東坡三詩

天文七政

符讀書城南

致政官上壽

五經字義相反

鎮星為福

東坡引用史傳

兩莫愁

何公橋詩

卷第十二 十六則

眇泰秋娘三女

顏魯公祠堂詩

閔子不名

曾皙待子不慈

具圓復詩

人當知足

淵明孤松

饒州刺史

紫極觀鍾

兼中書令

作文字要點檢

侍從兩制

片言解禍

忠言嘉謨

免直學士院

大賢之後

卷第十三 十三則

鍾鼎銘識

犧尊象尊

再書博古圖

碌碌七字

占測天星

政和宮室

僧官試卿

大觀算學

十八鼎

四朝史志

宗室參選

元豐庫

五俗字

卷第十四 十七則

三教論衡

夫兄為公

政和文忌

瞬息須臾

神宗待文武臣

綠竹王芻

親除諫官

檢放災傷

檀弓注文

左傳有害理處

夫人宗女請受

蜀茶法

判府知府

歌扇舞衣

官會折閱

飛鄰望鄰

衙參之禮

卷第十五 十八則

內職命詞

蔡京除吏

題宣聖廟詩

季文子魏獻子

尊崇聖字

媵字訓

周禮奇字

大禹之言

隨巢胡非子

別國方言

縱吏

摠持寺唐勅牒

禁旅遷補

六言詩難工

杯水救車薪

詘一人之下

秦漢重縣令客

之字訓變

卷第十六 二十則

寒氏父子

神臂寺

勅令格式

顏魯公戲吟

紀年用先代名

中舍

多赦長惡

奏讞疑獄

醫職濫冗

切脚語

唐世辟寮佐有詞

高子允謁刺

蔡君謨書碑

楊涉父子

佛曾卍字

蘇渙詩

歲後八日

門焉閨焉

郡縣主壻官

樂府詩引喻

容齋三筆目錄

容齋三筆卷第一

十四則

晁景迂經說

景迂子晁以道留意六經之學各著一書發明其旨故有易規書傳詩序論中庸洪範傳三傳說其說多與世儒異謂易之學者所謂應所謂位所謂承乘所謂主皆非是大抵云繫辭言卦爻象數剛柔變通之類非一未嘗及初應四二應五三應六也以陽居陽以陰居陰爲得位得位者吉以陽居陰以陰居陽爲失位失位者凶

然則九五九三六二六四俱善乎六五六三九二九四俱不善乎既爲有應無應得位不得位之說而求之或不通則又爲承乘之說謂陰承陽則順陽承陰則逆陽乘柔則吉陰乘剛則凶其不思亦甚矣又必以位而論中正如六二九五爲中且正則六五九二俱不善乎初上三四永不得用中乎卦各有主而一槩主之於五亦非也其論書曰子於堯典見天文矣而言四時者不知中星禹貢敷土治水而言九州者不知

經水洪範性命之原而言九疇者不知數舜於四凶以堯庭之舊而流放竄殛之穆王將善其祥刑而先醜其耄荒湯之伐桀出不意而奪農時文王受命爲僭王召公之不說類乎無上太甲以不順伊尹而放羣叔纔有流言而誅啓行孥戮之刑以誓不用命盤庚行剗殄之刑而遷國周人飲酒而死魯人不板幹而屋誅先時不及時而殺無赦威不可訖老不足敬禍不足畏凶德不足忌之類惟此經遭秦火煨燼之後孔

壁朽折之餘孔安國初以隸篆推科斗既而古
今文字錯出東京乃取正於杜林傳至唐彌不
能一明皇帝詔衛包悉以今文易之其去本幾
何其遠矣今之學者盡信不疑殆如手授於洙
泗閒不亦惑乎論堯典中星云於春分日而南
方井鬼七宿合昏畢見者孔氏之誤也豈有七
宿百九度而於一夕閒畢見者哉此實春分之
一時正位之中星非常夜昏見之中星也於夏
至而東方角亢七宿合昏畢見者孔氏之誤也

豈有七宿七十七度而於一夕閒畢見者哉此
夏至一時之中星非常夜昏見者也秋分冬至
之說皆然凡此以上皆晁氏之說所辯聖典非
所敢知但驗之天文不以四時其同在天者常
有十餘宿自昏至旦除太陽所舍外餘出者過
三之二安得言七宿不能於一夕閒畢見哉蓋
晁不識星故云爾其論詩序云作詩者不必有
序今之說者曰序與詩同作無乃惑歟且逸詩
之傳者岐下之石鼓也又安覩序邪謂晉武公

盜立秦仲者石勒之流秦襄公取周地皆不應
美文王有聲爲繼伐是文王以伐紂爲志武王
以伐紂爲功庭燎沔水鶴鳴白駒箴規誨刺於
宣王則雲漢韓奕崧高烝民之作妄也未有小
雅之惡如此而大雅之善如彼者也謂子衿候
人采綠之序駢蔓無益樛木日月之序爲自戾
定之方中木瓜之序爲不純孟子荀卿左氏賈
誼劉向漢諸儒論說及詩多矣未嘗有一言以
詩序爲議者則序之所作晚矣晁所論是否亦

未敢輒言但其中有云秦康公隳穆公之業日
稱兵於母家自喪服以尋干戈終身戰不知已
而序渭陽稱其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是果純孝
歟陳厲公弒佗代立而序墓門責佗無良師傳
失其類矣予謂康公渭陽之詩乃贈送晉文公
入晉時所作去其即位十六年衰服用兵蓋晉
襄公耳傳云子墨衰經者也康公送公子雍于
晉蓋徇其請晉背約而與之戰康公何罪哉責
其稱兵于母家則不可陳佗殺威公太子而代

之故蔡人殺佗而立厲公非厲公罪也晁詆厲以申佗亦爲不可其論三傳謂杜預以左氏之耳目奪夫子之筆削公羊家失之舛雜而何休者又特負於公羊惟穀梁晚出監二氏之違畔而正之然或與之同惡至其精深遠大者真得子夏之所傳范甯又因諸儒而博辯之申穀梁之志其於是非亦少公矣非若杜征南一切申傳汲然不敢異同也此論最善然則晁公之於羣經可謂自信篤而不詭隨者矣

邳彤鄴商

漢光武討王郎時河北皆叛獨鉅鹿信都堅守議者謂可因二郡兵自送還長安惟邳彤不可以爲若行此策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公旣西則邯鄲之兵不肯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逃亡可必也光武感其言而止東坡曰此東漢興亡之決邳彤亦可謂漢之元臣也彤在雲臺諸將中不爲人之所標異至此論出識者始知其然漢高祖沒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

將故與帝爲編戶民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
下不安以故不發喪酈商見食其曰誠如此天
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樊噲周勃將
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
嚮以攻關中亡可躡足待也食其入言之乃發
喪然則是時漢室之危幾於不保酈商笑談閒
廓廓無事其功豈不大哉然無有表而出之者
迨呂后之亡呂祿據北軍商子寄詒之出游使
周勃得入則酈氏父子之於漢謂之社稷臣可
也寄與劉揭同說呂祿解將印及文帝論功揭
封侯賜金而寄不錄平勃亦不爲之一言此又
不可曉者其後寄嗣父爲侯又以罪免惜哉

武成之書

孔子言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分天下
有其二以服事殷所謂服事者美其能於紂之
世盡臣道也而史記周本紀云西伯蓋受命之
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其後改法度制正朔追
尊古公公季爲王是說之非自唐梁肅至于歐

陽東坡公孫明復皆嘗著論然其失自武成始也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今考其書云大王肇基王迹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及武王自稱曰周王發皆紂尚在位之辭且大王居邠猶爲狄所迫逐安有肇基王迹之事文王但稱西伯焉得言誕膺天命乎武王未代商已稱周王可乎則武成之書不可盡信非止血流標杵一端也至編簡舛誤特其小小者云

象載瑜

漢郊祀歌象載瑜章云象載瑜白集西顏師古曰象載象輿也山出象輿瑞應車也赤蛟章云象輿轆即此也而景星章云象載昭庭師古曰象謂懸象也懸象祕事昭顯於庭也二字同出一處而自爲兩說按樂章詞意正指瑞應車言昭列於庭下耳三劉漢釋之說亦得之而謂白集西爲西雍之麟此則不然蓋歌詩凡十九章皆書其名於後象載瑜前一行云行幸雍獲白麟作自爲前篇朝隴首覽西垠之章不應又於

下篇贅出之也

管晏之言

孟子所書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天子諸侯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景公說大戒於國管

子內言戒篇曰威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民無荒亡之行於身威公退再拜命曰實法觀管晏二子之語一何相似豈非傳記所載容有相犯乎管氏旣自爲一書必不誤當更考之晏子春秋也

共工氏

禮記祭法漢書郊祀志皆言共工氏霸九州以其無錄而王故謂之霸曆志則云雖有水德在火木之間非其序也任知刑以疆故伯而不王周人舉其行序故易不載注言以其非次故去之史記律書顓帝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文潁曰共工主水官也少昊氏衰秉政作虐故顓帝伐之本主水官因爲水行也然左傳郟子所敘黃帝炎帝五代所名官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

師而水名杜預云共工氏以諸侯伯有九州者在神農之前太昊之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蓋其與炎黃諸帝均受五行之瑞無所低昂是亦爲王明矣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至今祀以爲社前所紀謂周人去其行序恐非也至於怒觸不周之山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此說尤爲誕周洪氏出於此本曰共左傳所書晉左行共華魯共劉皆其裔也後又推本水德之緒加水於左而爲洪云堯典所稱共工方鳩僝功即舜所

流者非此也。時以名官，故舜命垂爲之。

漢志之誤

昔人謂顏師古爲班氏忠臣，以其注釋紀傳，雖有舛誤，必委曲爲之辨，故也。如五行志中最多，其最顯顯者，與尚書及春秋乖戾爲甚。桑穀共生於朝，劉向以爲商道旣衰，高宗乘敝而起，旣獲顯榮，怠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武丁恐駭，謀於忠賢，顏注曰：桑穀自太戊時生而此云高宗時，其說與尚書大傳不同，未詳其義。

或者伏生差謬，按執文志自云：桑穀共生，太戊以興，鳴雉登鼎，武丁爲宗，乃是本書所言，豈不可爲明證，而翻以伏生爲謬，何也？僖公二十九年大雨雹，劉向以爲信用公子遂，遂專權自恣，僖公不寤，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又載文公十六年蛇自泉官出，劉向以爲其後公子遂殺二子而立宣公，此是文公末年事，而劉向旣書之，又誤以爲僖，顏無所辨。隱公三年日有食之，劉向以爲其後鄭獲魯隱，注引狐壤之戰，隱公獲

焉此自是隱爲公子時事耳左傳記之甚明宣
公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董仲舒以爲成
公時其他如言楚莊始稱王晉滅江之類顏雖
隨事敷演皆云未詳其說終不肯正詆其疵也
地理志中沛郡公丘縣曰故滕國周懿王子叔
繡所封顏引左傳郟雍曹滕文之昭也爲證亦
云未詳其義真定之肥纍菑川之劇泰山之肥
城皆以爲肥子國而遼西之肥如又云肥子奔
燕燕封於此魏郡元城縣云魏公子元食邑於

此因而遂氏焉常山元氏縣云趙公子元之封
邑故曰元氏不應兩邑命名相似如此正文及
志五引滹池河皆注云虓音呼池音徒河及又
五伯迭興注云此五伯謂齊威宋襄晉文秦穆
楚莊也而諸侯王表五伯扶其弱注云謂齊威
宋襄晉文秦穆吳夫差也異姓諸侯王表適戍
疆於五伯注云謂昆吾大彭豷齊威晉文也
均出一書皆師古注辭而異同如此

漢將軍在御史上

漢書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掌副丞相位上卿
銀印青綬前後左右將軍亦位上卿而金印紫
綬故霍光傳所載羣臣連名奏曰丞相做大將
軍光車騎將軍安世度遼將軍明友前將軍增
後將軍充國御史大夫誼且云羣臣以次上殿
然則凡雜將軍皆在御史大夫上不必前後左
右也

上元張燈

上元張燈太平御覽所載史記樂書曰漢家祀

太一以昏時祠到明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觀燈
是其遺事而今史記無此文唐韋述兩京新記
曰正月十五日夜勅金吾施禁前後各一日以
看燈本朝京師增爲五夜俗言錢忠懿納土進
錢買兩夜如前史所謂買宴之比初用十二
三夜至崇寧初以兩日皆國忌遂展至十七
八夜予按國史乾德五年正月詔以朝廷無事
區寓又安令開封府更增十七十八兩夕然則
俗云因錢氏及崇寧之展日皆非也太平興國

五年十月下元京城始張燈如上元之夕至淳
化元年六月始罷中元下元張燈

七夕用六日

太平興國三年七月詔七夕嘉辰著於甲令今
之習俗多用六日非舊制也宜復用七日且名
爲七夕而用六不知自何時以然唐世無此說
必出於五代耳

宰相參政員數

太祖登極仍用周朝范質王溥魏仁浦三宰相

四年皆罷趙普獨相越三月始創參知政事之
名而以命薛居正呂餘慶後益以劉熙古是爲
一相三參及普罷去以居正及沈義倫爲相盧
多遜參政太宗即位多遜亦拜相凡六年三相
而無一參自後頗以二相二參爲率至和二年
文彥博爲昭文相劉沆爲史館相富弼爲集賢
相但用程戡一參惟至道三年呂端以右僕射
獨相而吏部侍郎溫仲舒兵部侍郎王化基工
部尚書李至戶部侍郎李沆四參政前後未之

有也

朱崖遷客

唐韋執誼自宰相貶崖州司戶刺史命攝軍事
衙推牒詞云前件官久在朝廷頗諳公事幸期
佐理勿憚縻賢當時傳以爲笑然猶未至於挫
抑也盧多遜罷相流崖州知州乃牙拔爲子求
昏多遜不許遂侵辱之將加害不得已卒與爲
昏紹興中胡邦衡銓竄新州再徙吉陽吉陽即
朱崖也軍守張生亦一右列指使遇之亡狀每

旬呈必令囚首詣廷下邦衡盡禮事之至作五
十韻詩爲其生日壽性命之憂朝不謀夕是時
黎酋聞邦衡名遣子就學其居去城三十里嘗
邀致入山見軍守者荷枷絝西廡下酋指而語
曰此人貪虐已甚吾將殺之先生以爲何如邦
衡曰其死有餘罪果若此足以洗一邦怨心然
旣蒙垂問切有獻焉賢郎所以相從者爲何事
哉當先知君臣上下之名分此人固亡狀要之
爲一州主所謂邦君也欲訴其過合以告海南

安撫司次至廣西經畧司俟其不行然後訟于
樞密院今不應擅殺人也首悟遽釋之令自書
一紙引咎乃再拜而出明日邦衡歸張詣門悔
謝殊感再生之恩自此待爲上客邦衡以隆興
初在侍從錄所作生日詩示仲兄文安公且備
言昔日事乃知去天萬里身陷九淵日與死迫
古今一轍也

張士貴宋璟

唐太宗自臨治兵以部陳不整命大將軍張士

貴杖中郎將等怒其杖輕下士貴吏魏證諫曰
將軍之職爲國爪牙使之執杖已非後法况以
杖輕下吏乎上亟釋之明皇開元三年御史大
夫宋璟坐監朝堂杖人杖輕貶睦州刺史姚崇
爲宰相弗能止盧懷謹亦爲相疾亟表言璟明
時重器所坐者小望垂矜錄上深納之太宗明
皇有唐賢君也而以杖人輕之故加罪大將軍
御史大夫可謂失政刑矣

韓歐文語

容齋三筆卷第一
盤谷序云坐茂林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采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醉翁亭記云野花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歐公文勢大抵化韓語也然釣於水鮮可食與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采於山與山肴前陳之句煩簡工夫則有不侔矣

容齋三筆卷第一

容齋三筆卷第二十六則

漢宣帝不用儒

漢宣帝不好儒至云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康衡爲平原文學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不宜在遠方事下蕭望之梁丘賀望之奏衡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宣帝不甚用儒遣衡歸故官司馬溫公謂俗儒誠不可與爲治獨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且是古非今之說秦始皇李

斯所禁也。何爲而効之邪？旣不用儒生而專委中書宦官，宏恭石顯因以擅政事，卒爲後世之禍人主心術可不戒哉。

國家府庫

真宗嗣位之初，有司所上天下每歲賦入大數，是時至道三年也。凡收穀二千一百七十萬碩，錢四百六十五萬貫，絹絁一百九十萬匹，絲綿六百五十八萬兩，茶四十九萬斤，黃蠟三十萬斤。自後多寡不常，然大略具此。方國家全盛，民

力充足，故於征輸未能爲害。今之事力與昔者不可同日而語，所謂緡錢之入，殆過十倍。民日削月朘，未知救弊之術，爲可慮耳。黃蠟一項，今不聞有此數。

劉項成敗

漢高帝項羽起兵之始，相與北面共事懷王。及入關破秦，子嬰出降。諸將或言誅秦王，高帝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至羽，則不然。旣殺子嬰，屠咸陽，使

人致命於懷王。王使如初約，先入關者王其地。羽迺曰：懷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顓主約？今定天下，皆將相諸君與籍力也。懷王亡功，固當分其地，而王之。於是陽尊王爲義帝，卒至殺之。觀此二事，高帝旣成功，猶敬佩王之戒，羽背主約，其末至於如此，成敗之端，不待智者而後知也。高帝微時，嘗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大丈夫當如此矣。至羽觀始皇，則曰：彼可取而代也。雖史家所載，容有文飾，然其大旨固可見云。

占術致禍

吉凶禍福之事，蓋未嘗不先見其祥。然固有知之信之，而翻取殺身亡族之害者。漢昭帝時，昌邑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蟲食葉曰：公孫病已立。眭孟上書言：當有從匹夫爲天子者。勸帝索賢人而禮位。孟坐祿言誅，而其應乃在孝宣正名病已。哀帝時，夏賀良以爲漢歷中衰，當更受命。遂有陳聖劉太平皇帝之事。賀良坐不道誅。

及王莽篡竊自謂陳後而光武實應之宋文帝時孔熙先以天文圖識知帝必以非道晏駕由骨肉相殘江州當出天子遂謀大逆欲奉江州刺史彭城王義康熙先既誅義康亦被害而帝竟有子禍孝武帝乃以江州起兵而即尊位薄姬在魏王豹宮許負相之當生天子豹聞言心喜因背漢致夷滅而其應乃在漢文帝唐李錡據潤州反有相者言丹陽鄭氏女當生天子錡聞之納爲侍人錡敗没入掖庭得幸憲宗而生宣宗五代李守正爲河中節度使有術者善聽人聲聞其子婦符氏聲驚曰此天下之母也守正曰吾婦猶爲天下母吾取天下復何疑哉於是決反已而覆亡而符氏乃爲周世宗后

絳侯萊公

漢周勃誅諸呂立文帝以安劉氏及爲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爰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亡與亡方呂

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絳侯爲太尉本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遜臣主失禮竊爲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久之勃遂有逮繫廷尉之禍幾於不免寇萊公決澶淵之策真宗待之極厚王欽若深害之一日會朝準先退欽若進曰陛下敬畏寇準爲其有社稷功邪上曰然欽若曰臣不意陛下出此言澶淵之役不以爲恥而謂

準有社稷功何也上愕然曰何故對曰城下之盟雖春秋時小國猶恥之今以萬乘之貴而爲此舉是盟於城下也其何恥如之上愀然不能答由是顧準稍衰旋即罷相終海康之貶嗚呼絳侯萊公之功揭若日月而益與欽若以從容一言移兩明主意訖致二人於罪斥讒言罔極吁可畏哉

無名殺臣下

傳曰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古者置人於死地必

求其所以死然固有無罪殺之而必爲之名者
張湯爲漢武造白鹿皮幣大農顏異以爲本末
不相稱天子不悅湯又與異有隙異與客語初
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當異九卿
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自是後有腹非
之法曹操始用崔琰後爲人所譖罰爲徒隸使
人視之詞色不撓操令曰琰雖見刑而對賓客
虬須直視若有所瞋遂賜琰死隋煬帝殺高熲
之後議新令久不決薛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
熲不死令決當久行有人奏之帝怒付執法者
推之裴蘊奏道衡有無君之心推惡於國妄造
禍端論其罪名似如隱昧原其情意深爲悖逆
帝曰公論其逆妙體本心遂令自盡寃哉此三
臣之死也

平天冠

祭服之冕自天子至于下士執事者皆服之特
以梁數及旒之多少爲別俗呼爲平天冠蓋指
言至尊乃得用范純禮知開封府中旨鞠淳澤

村民謀逆事審其故乃嘗入戲場觀優歸塗見匠者作桶取而戴於首曰與劉先主如何遂爲匠擒明日入對徽宗問何以處對曰愚人村野無所知若以叛逆蔽罪恐辜好生之德以不應爲杖之足矣按後漢輿服志蔡邕注冕冠曰鄙人不識謂之平天冠然則其名之傳久矣

介推寒食

左傳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遂與母偕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

縣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縣上者西河介休縣地也其事始末只如此史記則曰子推從者書宮門有一蛇獨怨之語文公見其書使人召之則亡聞其入縣上山中於是環山封之名曰介山雖與左傳稍異而大略亦同至劉向新序始云子推怨於無爵齒去而之介山之上文公待之不肯出以謂焚其山宜出遂不出而焚死是後雜傳記如汝南先賢傳則云太原舊俗以介子推焚骸一月寒食鄴中記云并州俗冬至後

一百五日爲子推斷火冷食三日魏武帝以太原上黨西河鴈門皆沍寒之地令人不得寒食亦爲冬至後百有五日也按後漢周舉傳云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舉爲并州刺史乃作吊書置子推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衆惑稍解風俗頗革然則所謂寒食乃是冬中非今節令二三月閒

也

進士訴黜落

天禧三年京西轉運使胡則言滑州進士楊世質等訴本州黜落即取元試卷付許州通判崔立看詳立以爲世質等所試不至紕繆已牒滑州依例解發詔轉運司具析不先奏裁直令解發緣由以聞其試卷仰本州繳進世質等仍未得解發及取到試卷詔貢院定奪乃言詞理低次不合充薦復黜之而劾胡則崔立之罪蓋是

時貢舉條制猶未堅定故有被黜而來訴其枉者至於省試亦然如葉齊之類由此登第後來無此風矣

後漢書載班固文

班固著漢書制作之工如英莖咸韶音節超詣後之爲史者莫能及其髣髴可謂盡善矣然至後漢中所載固之文章斷然如出兩手觀謝夷吾傳云第五倫爲司徒使固作奏薦之其辭至有才兼四科行包九德之語其他比喻引稷契

咎繇傳說伊呂周召管晏此爲一人之身而唐虞商周聖賢之盛者皆無以過而夷吾乃在方術傳中所學者風角占候而已固之言一何太過歟

趙充國馬援

前漢先零羌犯塞趙充國平之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西邊遂定成帝命揚雄頌其圖畫至比周之方虎後漢光武時西羌入居塞內來歙奏言隴西侵殘非馬援莫能定乃拜援太守追

討之羌來和親於是隴右清靜而自永平以後
訖于靈帝十世之間羌患未嘗少息故范曄著
論以爲二漢御戎之方爲失其本先零侵境趙
充國遷之內地當前作過馬文淵徙之三輔貪
其暫安之執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
經世之遠略豈夫識微者之爲乎援徙當前於
三輔不見其事西羌傳云援破降先零徙置天
水隴西扶風三郡事已具援傳然援本傳蓋無
其語唯段紀明與張英爭討東羌奏疏正謂趙
馬之失至今爲梗充國文淵爲漢名臣段貶之
如此故曄據而用之豈其然乎

漢人希姓

兩漢書所載人姓氏有後世不著見者甚多漫
紀于此以助氏族書之脫遺復姓如公上不害
合傳胡害室中同昭涉掉尾單父右軍陽城延
息夫躬游水發根吾丘壽王落下閔梁丘賀五
鹿充宗公戶滿意堂谿惠申章昌告星賜闕門
慶忌安國少季馬適建都尉朝母將隆紅陽長

仲烏氏羸周陽由勝屠公母鹽氏歐侯氏士孫
喜索盧恢屠門少瓜田儀工師喜駁馬少伯公
乘欵鮭陽鴻弓里游公沙穆胡母班周生豐友
通期公緒恭公族進階水丘岑叔先雄單姓如
繒賀蟲達靈常賁赫其石旅卿祕彭祖革朱穆
樂冷豐冥都復中翁崩徹直不疑閔孺使樂成
栢育制氏猗頓義縱雋不疑疏廣云做枚乘終
軍鹵公孺食子公駢臂侖宗衡胡乘宏簡卿快
欽所忠假倉睦孟甕惲塗惲射姓后倉姓偉如

氏苴氏百政免公髮福質氏濁賢穉發萬章
氏佗羽繡君賓漕中叔栩丹帛做遲昭平汝臣
駒幾稱忠遠普臺崇沐茂偃氏勞丙抗徐闕宣
沮雋卑整編訖直誦尋穆夜龍弓林行巡殺諷
角閔芳丹堅鐔錫光佻偉重異力子都維汜詩
索繇延夷長公防廣鐔顯移良緘玉蕃嚮渠穆
臨孝存脂習竿融茨充處興興渠具爰諒輔騰
是卿仲遼謁煥矯真是華注丹禰衡

絳灌

漢書陳平傳絳灌等讒平顏師古注云舊說云絳灌侯周勃也灌灌嬰也而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絳灌疑昧之文不可據也賈誼傳絳灌東陽侯之屬盡害之注亦以爲勃嬰按史記陳平世家曰絳侯灌嬰等咸讒平則其爲兩人明甚師古不必爲疑辭也楚漢春秋陸賈所作皆書當時事而所言多與史不合師古蓋屢辨之矣史漢外戚竇皇后傳實書絳侯灌將軍此最的證也夏侯嬰爲滕令故稱滕公而史并灌嬰

書爲滕灌賈誼所稱亦然甚與絳灌相類楚漢春秋一書今不復見李善注文選劉歆移博士書云楚漢春秋曰漢已定天下論羣臣破敵禽將活死不衰絳灌樊噲是也功成名立臣爲爪才世世相屬百出無邪絳侯周勃是也然則絳灌自一人非絳侯與灌嬰師古所謂疑昧之文者此耳張耳歸漢即立爲趙王子敖廢爲侯敖子偃嘗爲魯王文帝封爲南宮侯而楚漢春秋有南宮侯張耳淮陰舍人告韓信及史記表云

樂說漢表云樂說而楚漢以爲謝公其誤可見
題詠絕唱

錢仲仲大夫於錫山所居漆塘村作四亭自其
先人已有所築之意而不克就故名曰遂初先
壠在其上名曰望雲種桃數百千株名曰芳美
鑿地涌泉或以爲與惠山泉同味名曰通惠求
詩於一時名流自葛魯卿汪彥章孫仲益旣各
極其妙而毋舅蔡載天任四絕獨擅塲遂初亭
曰結廬傍林泉偶與初心期佳處時自領未應

魚鳥知望雲亭曰白雲來何時英英冠山椒西
風莫吹去使我心搖搖芳美亭曰高人不惜地
自種無邊春莫隨流水去恐汗世閒塵通惠亭
曰水行天地閒萬派同一指胡爲穿石來要洗
巢由耳四篇旣出諸公皆自以爲弗及也吳傳
朋遊絲書賦詩者以百數汪彥章五言數十句
多用翰墨故事固已超拔而劉子翬彥冲古風
一篇蓋爲絕唱其辭云圓清無瑕二三月時見
游絲轉空闊誰人寫此一段奇著紙春風吹不

脫紛紜糾結疑非書安得龍蛇如許臞神蹤政
喜縈不斷老眼只愁看若無定知苗裔出飛白
古人妙處君潛得勿輕漠漠一縷浮力適可挂
千鈞石眷予弟兄情不忘軸之遠寄悠然堂謝
公遺髯凜若活衛后落鬢搖人光翻思長安夜
飛蓋醉哦聲落南山外亂離契闊四十秋筆意
與人俱老大政成著脚明河津外家風流今絕
倫文章固自有機杼戲事豈足勞心神此章尤
為馳騁痛快且卒章含譏諷正中傳朋之癖子
少時見二公所作殊敬愛之至今五十年尚能
記憶懼其益久而不傳故紀於此

秀才之名

秀才之名自宋魏以後實為貢舉科目之最而
今人恬於習玩每聞以此稱之輒指為輕已因
閱北史杜正玄傳載一事云隋開皇十五年舉
秀才試策高第曹司以策過左僕射楊素素怒
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為秀才刺史何忽妄舉此
人乃以策抵地不視時海內唯正玄一人應秀

才曹司重以啓素素志在試退正玄乃使擬相
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
張載劔閣銘白鸚鵡賦曰我不能爲君住宿可
至未時令就正玄及時並了素讀數徧大驚曰
誠好秀才命曹司錄奏蓋其重如此又正玄弟
正藏次年舉秀才時蘇威監選試擬賈誼過秦
論尚書湯誓匠人箴連理樹賦几賦弓銘亦應
時並就文無點竄然則可謂難矣唐書杜正倫
傳云隋世重舉秀才天下不十人而正倫一門

三秀才皆高第乃此也

魏收作史

魏收作元魏一朝史修史諸人多被書錄飾以
美言夙有怨者多沒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
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故衆
口喧然稱爲穢史諸家子孫前後投訴云遺其
家世職位或云不見記錄或云妄有非毀至於
坐謗史而獲罪編配因以致死者其書今存視
南北八史中最爲冗謬其自序云漢初魏無知

容齋三筆卷第二
封高良侯子均均子恢恢子彥彥子歆歆子悅
悅子子建子建子收無知於收爲七代祖而世
之相去七百餘年其妄如是則其述他人世系
與夫事業可知矣

容齋三筆卷第二

容齋三筆卷第三十九則

兔葵燕麥

劉禹錫再游元都觀詩序云唯兔葵燕麥動搖
春風耳今人多引用之予讀北史邢邵傳載邵
一書云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
異兔絲燕麥南箕北斗哉然則此語由來久矣
爾雅曰蒺藜雀麥郭璞注曰頗似葵而葉
小狀如藜雀麥即燕麥有毛廣志曰菟葵爚之
可食古歌曰田中菟絲何嘗可絡道邊燕麥何

嘗可穫皆見於太平御覽上林賦歲析苞荔張
揖注曰析似燕麥音斯葉庭珪海錄碎事云兔
葵苗如龍芮花白莖紫燕麥草似麥亦曰雀麥
但未詳出於何書

北狄俘虜之苦

元魏破江陵盡以所俘士民爲奴無問貴賤蓋
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後陷於金虜者帝
子王孫宦門仕族之家盡沒爲奴婢使供作務
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爲米得一斗八

升用爲餼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爲裘此外更無
一錢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緝者則終歲裸體虜
或哀之則使執爨雖時負火得煖氣然纔出外
取柴歸再坐火邊皮肉即脫落不日輒死惟喜
有手藝如醫人繡工之類尋常只團坐地上以
敗席或蘆藉襯之遇客至開筵引能樂者使奏
技酒闌客散各復其初依舊環坐刺繡任其生
死祝如草芥先公在英州爲攝守蔡寯言之蔡
書於甲戌日記後其子大器錄以相示此松漠

記聞所遺也

太守刺史贈吏民官

漢薛宣爲左馮翊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未及召立妻受囚家錢慙恐自殺宣移書池陽曰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寃顏師古注云以此職追贈也後魏并州刺史以部民吳悉達兄弟行著鄉里板贈其父渤海太守此二者皆以太守刺史而擅贈吏民官職不以爲過後世不敢然也

李元亮詩啓

建昌縣士人李元亮山房公擇尚書族子也抱材尚氣不以辭色假人崇寧中在太學蔡薺爲學錄元亮惡其人不以所事前廊之禮事之蔡擢第魁多士元亮失意歸鄉大觀二年冬復詣學道過和州蔡解褐即超用纔二年至給事中出補外正臨此邦元亮不肯入謁蔡自到官即戒津吏門卒凡士大夫往來無問官高卑必飛報雖布衣亦然既知其來便命駕先造所館元

亮驚喜出迎謝曰所以來顓爲門下之故方脩
贄見之禮須明旦扣典客不意給事先生卑躬
下賤如此前贄不可復用當別撰一通然後敬
謁蔡退元亮旋營一啓旦而往焉其警策曰定
館而見長者古所不然輕身以先匹夫今無此
事蔡摘讀嗟然留宴連夕贈以五十萬錢且致
書延譽於諸公閒遂登三年貢士科元亮亦工
詩如人閒知晝永花落見春深朝雨未休還暮
雨臘寒纔過又春寒皆佳句也

元魏改功臣姓氏

魏孝文自代遷洛欲大革胡俗旣自改拓跋爲
元氏而諸功臣舊族自代來者以姓或重複皆
改之於是拔拔氏爲長孫氏達奚氏爲奚氏乙
旃氏爲叔孫氏丘穆陵氏爲穆氏步六孤氏爲
陸氏賀賴氏爲賀氏獨孤氏爲劉氏賀樓氏爲
樓氏勿忸于氏爲于氏尉遲氏爲尉氏其用夏
變夷之意如此然至于其孫恭帝翻以中原故
家易賜蕃姓如李弼爲徒河氏趙肅趙貴爲乙

知氏劉亮爲侯莫陳氏楊忠爲普六茹氏王雄
爲可頻氏李虎閻慶爲大野氏辛威爲普毛氏
田宏爲紇干氏耿豪爲和稽氏王勇爲庫汗氏
楊紹爲叱利氏侯植爲侯伏侯氏竇熾爲紇豆
陵氏李穆爲掄拔氏陸通爲步六孤氏楊纂爲
莫胡盧氏寇儁爲若口引氏段永爲爾綿氏韓
褒爲侯呂陵氏裴文舉爲賀蘭氏王軌爲烏丸
氏陳忻爲尉遲氏樊深爲萬紐于氏一何其不
循乃祖彝憲也是時蓋宇文泰顓國此事皆出
其手遂復國姓爲拓跋而九十九姓改爲單者
皆復其舊泰方以時俗文敝命蘇綽倣周書作
大誥又悉改官名復周六卿之制顧乃如是殆
不可曉也

東坡和陶詩

陶淵明集歸田園居六詩其末種苗在東臯一
篇乃江文通雜體三十篇之一明言數陶徵君
田居蓋陶之三章云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故文通云雖有荷鋤

倦濁酒聊自適正擬其意也今陶集誤編入東坡据而和之又東方有一士詩十六句復重載於擬古九篇中坡公遂亦兩和之皆隨意即成不復細考耳陶之首章云榮榮牕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出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先醉不在接盃酒蘭枯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坡和云有客扣我門繫馬庭前柳庭空鳥雀噪門閉客立久主人枕書卧夢我平生友忽聞剥啄聲驚散一盃酒倒裳起謝客

夢覺兩愧負二者金石合奏如出一手何止子由所謂遂與比轍者哉

孔戣鄭穆

唐孔戣在穆宗時爲尚書左丞上書去官天子以爲禮部尚書致仕吏部侍郎韓愈奏疏曰戣爲人守節清苦議論正平年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到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求不留自助也不報明年正月戣薨國朝鄭穆在元祐中以寶文

閣待制兼國子祭酒請老提舉洞霄宮給事中
范祖禹言穆雖年出七十精力尚彊古者大夫
七十而致仕有不得謝則賜之几杖祭酒居師
資之地正宜處老成願毋輕聽其去亦不報然
穆亦至明年卒二事絕相類

陳季常

陳慥字季常公弼之子居於黃州之岐亭自稱
龍丘先生又曰方山子好賓客喜畜聲妓然其
妻柳氏絕冤妬故東坡有詩云龍丘居士亦可

憐談空說有夜不眠忽聞河東師子吼拄杖落
手心茫然河東師子指柳氏也坡又嘗醉中與
季常書云一絕乞秀英君想是其妾小字黃魯
直元祐中有與季常簡曰審柳夫人時須醫藥
今已安平否公暮年來想漸求清淨之樂姬媵
無新進矣柳夫人比何所念以致疾邪又一帖
云承論老境情味法當如此所苦旣不妨游觀
山川自可損藥石調護起居飲食而已河東夫
人亦能哀憐老大一任放不解事邪則柳氏之

姝名固彰著于外是以二公皆言之云

文用謚字

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故謂爲易名然則謚之爲義正訓名也司馬長卿論蜀文曰身死無名謚爲至愚顏注云終以愚死後葉傳稱故謂之謚柳子厚招海賈文曰君不返兮謚爲愚二人所用其意則同唯王子淵簫賦曰幸得謚爲洞簫兮蒙聖主之渥恩李善謂謚者號也言得謚爲簫而常施用之以器物名爲謚其語可謂

奇矣

高唐神女賦

宋玉高唐神女二賦其爲寓言託興甚明予嘗即其詞而味其旨蓋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真得詩人風化之本前賦云楚襄王望高唐之上有雲氣問玉曰此何氣也對曰所謂朝雲者也昔者先王嘗游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後賦云襄王旣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復命玉賦

之若如所言則是王父子皆與此女荒淫殆近
於聚麀之醜矣然其賦雖篇首極道神女之美
麗至其中則云澹清靜其情嫵兮性沉詳而不
煩意似近而若遠兮若將來而復旋褰余幃而
請御兮願盡心之惓惓懷正亮之潔清兮卒與
我乎相難頽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歡
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願假須
臾神女稱遽闇然而冥忽不知處然則神女但
與懷王交御雖見夢於襄而未嘗及亂也王之
意可謂正矣今人詩詞顧以襄王藉口考其實
則非是頽音疋零反斂容怒色也柳子厚謫龍
說有奇女頽爾怒之語正用此也

其言明且清

禮記緇衣篇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
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
爲正卒勞百姓鄭氏注不言何詩今毛詩節南
山章但有下三句而微不同經典釋文云從第
一句至庶民以生五句今詩皆無此語或皆逸

詩也予按文選張華答何劭詩曰周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清然則周任所作也而李善注曰子思子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世之所存子思子亦無之不知善何所据意當時或有此書善必不妄也特不及周任遺規之義又不可曉

侍從轉官

元豐未改官制以前用職事官寄祿自諫議大夫轉給事中學士轉中書舍人歷三侍郎學士轉左曹禮戶吏部餘

人轉右曹工刑兵部左右丞吏侍轉左兵侍轉右然後轉六尚書各為一官尚書贈僕射非曾任宰相者不許轉今之特進是也故侍從止於吏書由諫議至此凡十一轉其庶僚久於卿列者則自光祿卿轉祕書監繼歷太子賓客遂得工部侍郎蓋以不帶待制以上職不許入兩省給諫耳元豐改諫議為太中大夫給舍為通議六侍郎同為正議左右丞為光祿兵戶刑禮工書同為銀青吏書金紫但六轉視舊法損其五元祐中以為太簡增

正議光祿銀青爲左右然亦纔九資大觀二年
置通奉以易右正議正奉以易右光祿宣奉以
易左光祿以右銀青爲光祿而至銀青者去其
左字今皆仍之比倣舊制今之通奉乃工禮侍
郎正議乃刑戶正奉乃兵吏宣奉乃左右丞三
光祿乃六尚書也凡侍從序遷至金紫無止法
建炎以前多有之紹興以來階官到此絕少唯
梁揚祖葛勝仲致仕得之近歲有司不能探蹟
典故予以宣奉當磨勘又該覃霈顏師魯在天
官徑給回授一據而不明言其所由此程叔達
由宣奉納祿不遷官而於待制閣名墜二等程
大昌亦然以龍圖直學士徑升本學士尤非也
予任中書舍人日已階太中及以集英修撰出
外吏部不復爲理年勞凡十八年始以待制得
通議殊可笑蓋臺省之中無復有老吏矣

曹子建七啓

原頭火燒淨兀兀野雉畏鷹出復沒將軍欲以
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地形漸窄觀者多雉

驚弓滿勁箭加衝人決起百餘尺紅翎白鏃隨
傾斜將軍仰笑軍吏賀五色離披馬前墮此韓
昌黎雉帶箭詩東坡嘗大字書之以爲絕妙予
讀曹子建七啓論羽獵之美云人稠網密地逼
勢脅乃知韓公用意所來處七啓又云名穢我
身位累我躬與佛氏八大人覺經所書心是惡
源形爲罪藪皆修已正心之要語也

姦鬼爲人禍

晉景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
公夢疾爲二孺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
其一曰在肅之下膏之上若我何醫至曰疾不
可爲也隋文帝以子秦孝王俊有疾馳召名醫
許智藏俊夢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如聞許
智藏將至其人當必相苦柰何明夜復夢曰吾
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診俊脉
曰疾已入心不可救也二姦鬼之害人如出一
轍近世許叔微家一婦人夢二蒼頭前者云到
也未後者應云到也以手中物擊一下遂魘覺

後心痛不可忍叔微以神精丹餌之痛止而愈
此事亦與上二者相似

監司待巡檢

今監司巡歷郡邑巡檢尉必迎於本界首公裳
危立使者從車內遣謁吏謝之即揖而退未嘗
以客禮延之也至有倨橫之人責橋道不整驅
之車前使徒步與卒伍齒者予記張文定公所
著縉紳舊聞中一事云余爲江西轉運使往虔
州巡檢殿直今保義成忠郎康懷琪乘舟於三十里相

接又欲送至大庾縣遂與偕行及至縣驛驛正
廳東西各有一房子居其左康處於右日晚命
之同食起行數百步逼暮而退夜聞康暴得疾
余亟趨至康所康已具舟將歸虔須吏數人扶
翼而下余策杖隨之觀此則是使者與巡檢同
驛而處同席而食至於步行送之登舟今代未
之見也

十二分野

十二國分野上屬二十八宿其爲義多不然前

輩固有論之者矣其甚不可曉者莫如晉天文志謂自危至奎爲娵訾於辰在亥衛之分野也屬并州且衛本受封於河內商虛後徙楚丘河內乃冀州所部漢屬司隸其他邑皆在東郡屬兖州於并州了不相干而并州之下所列郡名乃安定天水隴西酒泉張掖諸郡自係涼州耳又謂自畢至東井爲實沈於辰在申魏之分野也屬益州且魏分晉地得河內河東數十縣於益州亦不相干而雍州爲秦其下乃列雲中定襄鴈門代太原上黨諸郡蓋又自屬并州及幽州耳謬亂如此而出於李淳風之手豈非蔽於天而不知地乎

公孫五樓

南燕慕容超嗣位之後悉以國事付公孫五樓燕業爲衰晉劉裕伐之或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堅壁清野大軍深入將不能自歸裕曰鮮卑貪婪不知遠計謂我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超聞有晉師引羣

臣會議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
宜據大峴使不得入各命守宰依險自固焚蕩
資儲芟除禾苗使敵無所資彼僑軍無食可以
坐制若縱使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不聽
裕過大峴燕兵不出喜形于色遂一舉滅燕觀
五樓之計正裕之所憚也超平生信用五樓獨
於此不然蓋天意也五樓亦可謂智士足與李
左車比肩後世姦妄擅國以誤大事者多矣無
所謂五樓之智也

薦士稱字著年

漢魏以來諸公上表薦士必首及本郡名次著
其年又稱其字如漢孔融薦禰衡表云處士平
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齊任昉爲蕭揚州作
薦士表云祕書丞琅邪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
前候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字僧孺是也
唐以來乃無此式

兄弟邪正

王安石引用小人造作新法而弟安國力非之

韓絳附會安石制置三司條例以得宰相而第
維力爭之曾布當元符靖國之間陰禍善類而
第肇移書力勸之兄弟邪正之不同如此

容齋三筆卷第三

容齋三筆卷第四

十五則

三豎子

趙爲秦所圍使平原君求救於楚楚王未肯定
從毛遂曰白起小豎子耳與師以與楚戰舉鄢
郢燒夷陵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也是時起
已數立大功且勝於長平矣人告韓信反漢祖
以問諸將皆曰亟發兵坑豎子耳帝默然唯陳
平以爲兵不如楚精諸將用兵不能及信英布
反書聞上召諸將問計又曰發兵擊之坑豎子

耳夫白起信布之爲人材能不可揜以此三人爲豎子是天下無復有壯士也毛遂之言祇欲激怒楚王使之知合從之利害故不得不以起爲懦夫至如高帝諸將不過周勃樊噲之儔韓信因執而歸棲棲然處長安爲列侯蓋一匹夫也而噲喜其過已趨拜送迎言稱臣況於據有全楚萬乘之地事力強弱安可同日而語英布固嘗言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則豎子之對可謂勇而無謀殆與張儀詆蘇秦爲反覆之人相似高帝默然顧深知其非也至於陳平則不然矣若乃韓信謂魏將栢直爲豎子則誠然栢直庸庸無所知名漢王亦稱其口尚乳臭真一豎子也阮籍登廣武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蓋歎是時無英雄如昔人者俗士不達以爲籍譏漢祖雖李太白亦有是言失之矣

樞密稱呼

樞密使之名起於唐本以宦者爲之蓋內諸司

之貴者耳。五代始以士大夫居其職，遂與宰相等自此接于本朝。又有副使知院事、同知院事、簽書同簽書之別。雖品秩有高下，然均稱爲樞密。明道中，王沂公自故相召爲檢校太師、樞密使。李文定公爲集賢相，以書迎之於國門，稱曰樞密太師相公。予家藏此帖。紹興五年，高宗車駕幸平江，過秀州，執政從行者四人在前者，傳呼宰相趙忠簡也。次呼樞密張魏公也。時爲知院事。次呼參政沈必先也。最後又呼樞密，則簽書權朝美云：予爲檢詳時，葉審言黃繼道爲長貳，亦同一稱。而二三十年以來，遂有知院同知之目，初出於典，謁街卒之口，久而朝士亦然，名不雅古，莫此爲甚。

從官事體

國朝優待侍從，故事體名分多與庶僚不同。然有處之合宜及肆意者。如任知州申發諸司公狀，不繫銜與安撫監司序官往還，用大狀不書年，引接用朱衣通判入都廳之類，皆雜著於令。

式其明載國史者尚可考。大中祥符五年六月，詔尚書丞郎兩省給諫知州府，而本部郎中員外郎及兩省六品以下官充本路轉運使副者，承前例須申報。雖職當統攝，方委於事權，而官有等差，宜明於品級。自今知制誥觀察使以上知州府處所申轉運司狀，並止簽案檢令通判以下具銜供申。張詠以禮部尚書知昇州，上言：臣官忝六曹，祠部乃本行司局，而例申公狀，似未合宜。望自今尚書丞郎知州者，除申省外，其

本行曹局止簽案檢從之。紹興中，范同以前執政知太平州，官係中大夫，不帶職，申諸司狀，繫銜提刑張絢封還之。范竟不改。次年轉太中，再任始去之。劉焯爲江西運判，移牒屬郡知通云：請聯銜具報。邁時以太中守贛，以於式不可，乃作公劄，同通判簽書。劉邦翰曾任權侍郎，以朝議大夫集英修撰知饒州。趙燁以承議郎提點刑獄，欲居其上。劉不按。趙又畏人議，已於是遇朝拜國忌日，先後行香。王十朋自侍御史徙權

吏部侍郎不拜除集撰知饒州自處如庶官林
大中亦自侍御史改吏侍不曾供職除直寶文
閣知贛州全銜猶帶權知兼勸農事借紫而盡
用從官禮數黃渙爲通判入都廳爲之不平鄭
汝諧除權侍郎爲東省所繳不得供職而以祕
撰知池州公狀至提刑司不繫銜爲鄧駟牒問
唐瑑以司農少卿王佐以中書檢正皆暫兼權
戶侍及出知湖饒二州悉用朱衣雙引此數君
皆失於討問典章非故爲尊大也陳居仁以大
中集撰知鄂州只用一朱衣蓋在法學士乃雙
引人以爲得體邁頃守贛建官職與居仁等而
誤用兩朱殊以自悔又如監司見前執政雖本
路並客位下馬伯氏以故相帶觀文學士帥越
提舉宋藻穿戟門訶殿云浙東監司如何不得
穿紹興府門將至廳事始若勉就客位者主人
亟令掖以還

九朝國史

本朝國史凡三書太祖太宗真宗曰三朝仁宗

英宗曰兩朝神宗哲宗徽宗欽宗曰四朝雖各自紀事至於諸志若天文地理五行之類不免煩複元豐中三朝已就兩朝且成神宗專以付曾鞏使合之鞏奏言五朝舊史皆累世公卿道德文學朝廷宗工所共準裁既已勒成大典豈宜輒議損益詔不許始謀纂定會以憂去不克成其後神哲各自爲一史紹興初以其是非褒貶皆失實廢不用淳熙乙巳邁承乏修史丙午之冬成書進御遂請合九朝爲一壽皇即以見

屬嘗奏云臣所爲區區有請者蓋以二百年閒典章文物之盛分見三書倉卒討究不相貫屬及累代臣僚名聲相繼當如前史以子係父之體類聚歸一若夫制作之事則已經先正名臣之手是非褒貶皆有据依不容妄加筆削乞以此奏下之史院俾後來史官知所以編續之意無或輒將成書擅行刪改上曰如有未穩處改削無害邁既奉詔開院亦修成三十餘卷矣而有永思攢宮之役纔歸即去國尤表以高宗皇

帝實錄為辭請權罷史院於是遂已祥符中王
旦亦曾修撰兩朝史今不傳

銀牌使者

金國每遣使出外貴者佩金牌次佩銀牌俗呼
為金牌銀牌郎君北人以為契丹時如此牌上
若篆字六七或云阿骨打花押也殊不知此本
中國之制五代以來庶事草創凡乘置奉使於
外但給樞密院牒國朝太平興國三年因李飛
雄矯乘廐馬詐稱使者欲作亂既捕誅之乃詔

自今乘驛者皆給銀牌國史云始復舊制然則
非起於虜也端拱二年復詔先是馳驛使臣給
篆書銀牌自今宜罷之復給樞密院牒

省錢百陌

用錢為幣本皆足陌梁武帝時以鐵錢之故商
賈浸以姦詐自破嶺以東八十為百名曰東錢
江郢以上七十為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為
百名曰長錢大同元年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
不從錢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為百唐

之盛際純用足錢天祐中以兵亂窘乏始令以八十五爲百後唐天成又減其五漢乾祐中王章爲三司使復減三皇朝因漢制其輸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諸州私用猶有隨俗至於四十八錢太平興國二年始詔民間緡錢定以七十七爲百自是以來天下承用公私出納皆然故名省錢但數十年來有所謂頭子錢每貫五十六除中都及軍兵俸料外自餘州縣官民所當得其出者每百纔得七十一錢四分其入者每百爲八十二錢四分元無所謂七十七矣民間所用多寡又益不均云

舊官銜冗贅

國朝官制沿晚唐五代餘習故階銜失之冗贅予固已數書之比得皇祐中李端愿所書雪竇山三大字其左云鎮潼軍節度觀察留後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刑部尚書使持節華州諸軍事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凡四十一字自元豐以後更使名罷文散階檢校官持節憲銜

勲官只云鎮潼軍承宣使六字比舊省去三十
五可謂簡要會稽禹廟有唐天復年越王錢鏐
所立碑其全銜九十五字尤爲冗也

吏胥侮洗文書

郡縣胥史措易簿案鄉司尤甚民已輸租稅朱
批於戶下矣有所求不遂復洗去之邑官不能
察而又督理比其持赤鈔爲證則追逮橫費爲
害已深此特小小者耳臺省亦然予除翰林日
所被告命後擬云可特授依前正奉大夫充翰

林學士蓋初書黃時全文故官告院據以爲式
其制當爾而告身全銜亦云告正奉大夫充翰
林學士予以語吏部蕭照鄰尚書曰如此則學
士繫銜在官下於故事有戾今欲書謝表當如
何蕭悚然旋遣部主事與告院書吏至乞借元
告以去明日持來則已改正移職居官上但減
一充字於行內微覺踈其外印文濃淡了無異
其妙至此

宣告錯誤

士大夫告命間有錯誤如文官則猶能自言書
舖亦不敢大有邀索獨右列爲可憐而軍伍中
出身者尤甚予檢詳密院諸房日有涇原副都
軍頭乞換授而所持宣內添注副字爲房吏所
沮都頭者不能自明兩樞密以事見付予視所
添字與正文一體以白兩樞曰使訴者爲姦當
妄增品級不應肯以都頭而自降爲副其爲寫
宣房之失無可疑也樞以爲然乃爲改正武翼
郎李青當磨勘尚左驗其文書其始爲大李青
吏以爲罔冒青無詞以答周茂振權尚書閱其
告命十餘通其一告前云大李青而告身誤去
大字故後者相承只云李青即日放行遷秩且
給公據付之兩人者幾困於吏手幸而獲直用
是以知枉鬱不伸者多矣

軍中抵名爲官

紹興以來兵革務煩軍中將校除官者大帥盡
藏其告命只語以所居官其有事故亡沒者亦
不關申省部除籍或徑以付他人至或從白身

使爲郎大夫者楊和王爲殿帥罷一統領使歸部而申樞密院云此人元姓名曰許超只是校尉偶有修武郎李立告使之鼎名因得冒轉續以戰功積累今爲武顯大夫旣已離軍自合依本姓名及元職位超詣院訴而不能爲之詞予檢詳兵房爲言曰一時冒與自是主將之命修武以前固非此人當得若武翼之後皆用軍功使其戰死於陣則性命須要超承當今但當剋除不應得九官而理還其餘資庶合人情於理

爲順兩樞密甚然予說即奏行之

禍福有命

秦氏顓國得志益厲刑辟以箝制士大夫一言語之過差一文詞之可議必起大獄竄之嶺海於是惡子之無俾者恃告許以進趙超然以君子之澤五世而斬責汀州吳仲寶以夏二子傳流容州張淵道以張和公生日詩幾責柳而幸脫皆是也予教授福州日因訪何大圭忽問君識大星乎答曰未之學曰豈不能認南方中夏

所見列宿乎曰此却粗識一二大圭曰君今夕
試仰觀熒惑何在是時正見於南斗之西後月
餘再相見時連旬多陰所謂火曜已至斗魁之
東矣大圭曰使此星入南斗自有故事予聞其
語固已竦然明日來相訪曰吾曹元不洞曉天
文昨晚葉子廉見顧言及於此蹙頰云是名魏
星無人能識非熒惑也予曰十二國星只在牛
女之下經星不動安得轉移圭曰乾象欲示變
何所不可子廉云後漢建安二十五年亦曾出
蓋秦正封魏國公主圭意比之曹操予大駭不復
敢酬應他日與謝景思葉晦叔言之且曰使邁
爲小人告訐之舉有所不能萬一此段彰露爲
之奈何謝葉曰可以言命矣與人相識便是
不幸不如靜以待之時歲在巳巳又六年秦亡
予知免禍乃始不恐

真宗北征

真宗親征契丹幸澶淵以成却敵之功是時景
德元年甲辰決此計者寇萊公也然前五歲當

咸平二年己亥契丹寇北邊上自將禦之至澶州大名府聞范廷召破虜於莫州北乃還京時張文定公李文靖公爲相不知何人贊此決而後來不傳用是以知真宗非宴安酖毒而有所畏者故寇公易以進言

宰相不次補

景德元年七月宰相李沆薨時無他相中書有參知政事王旦王欽若不次補寇準爲三司使真宗欲相之患其素剛難獨任乃先以翰林侍讀學士畢士安爲參政纔一月並命士安準爲相而士安居上旦欽若各遷官而已準在太宗朝已兩爲執政今士安乃由侍從超用惟辟作福圖任大臣蓋不應循循歷階而升也

外制之難

中書舍人所承受詞頭自唐至本朝皆只就省中起草付吏逮於告命之成皆未嘗越日故其職爲難其以敏捷稱者如韋承慶下筆輒成未嘗起草陸扆初無思慮揮翰如飛顏蕘草制數

十無妨談笑鄭畋動無滯思同僚閣筆劉敞臨
出局倚馬一揮九制皆見書於史策其遲鈍窘
擾者如陸餘慶至晚不能裁一言和嶮閉戶精
思徧討羣籍與夫斲窻舍人紫微失却張君房
之類蓋以必欲速成故也周廣順初中書舍人
劉濤責授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坐遣男頊代草
制詞也頊時爲監察御史亦責復州司戶自南
渡以來典故散失每除書之下先以省劄授之
而續給告以是遷延稽滯段拂居官時纔還家
即掩關謝客畏其趣詞命也先公使虜歸除徽
猷閣直學士時劉才邵當制日於漏舍囑之至
先公出知饒州幾將一月猶未受告其他倩誘
朋舊俾之假手者多矣故膺此選者不覺其難
殊與昔異

文臣換武使

祖宗之世文臣換授武使皆不越級錢若水自
樞密副使罷守工部侍郎後除帥并州乃換鄧
州觀察使王嗣宗以中書侍郎李士衡以三司

使李維以尚書王素以端明左丞亦皆觀察慶曆初以陝西四帥方禦夏羌欲優其俸賜故韓琦范仲淹王沿龐籍皆以樞密龍圖直學士換爲廉車自南渡以來始大不然張澄以端明學士楊俛以敷文學士便爲節度近者趙師夔吳琚以待制而換承宣使不數月間遇恩即建節鉞師揆師垂以祕閣修撰換觀察使皆度越尋憲誠異恩也

容齋三筆卷第四

容齋三筆卷第五 十七則

舜事瞽叟

孟子之書上配論語唯記舜事多誤故自國朝以來司馬公李泰伯及呂南公皆有疑非之說其最大者證萬章塗廩浚井象入舜宮之間以爲然也孟子旣自云堯使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則井廩賤役豈不能使一夫任其事堯爲天子象一民耳處心積慮殺兄而據其妻是爲公朝無復有

紀綱法制矣六藝折中於夫子四岳之薦舜固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然則堯試舜之時頑傲者既已格乂矣舜履位之後命禹征有苗益曰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既言允若豈得復有殺之意乎司馬公亦引九男百官之語烝烝之對而不及益贊禹之辭故詳敘之以示子姪輩若司馬遷史記劉向列女傳所載蓋相承而不察耳至於桃應有瞽叟殺人之問雖曰設疑似而請然亦可謂無稽之言孟子拒而不答可也顧再三爲之辭宜其起後學之惑

孔子正名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子之迂也奚其正夫子責數之以爲野蓋是時夫子在衛當輒爲君之際留連最久以其拒父而竊位故欲正之此意明白然子欲適晉聞其殺鳴犢臨河而還謂其無罪而

殺士也。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稱朝歌。墨子回車。邑里之名不善。兩賢去之。安有命世聖人而肯居無父之國。事不孝之君哉。是可知已。夫子所過者化。不令而行。不言而信。衛輒待以爲政。常非下愚而不移者。苟其用我。必將導之以天理。而趣反其真。所謂命駕虛左而迎其父。不難也。則其有補於名義。豈不大哉。爲是故。不忍亟去。以須之。既不吾用於是。慨然反魯。則輒之冥頑悖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矣。子路曾不能詳味聖言。執迷不悟。竟於身死。其難惜哉。

潛火字誤

今人所用潛火字。如潛火軍兵。潛火器具。其義爲防。然以書傳考之。乃當爲燼。左傳襄二十六年。楚師大敗。王夷師燼。昭二十三年。子瑕卒。楚師燼。杜預皆注曰。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燼。釋文音子潛。反。火滅也。禮部韻將廉反。皆讀如殲音。則知當曰燼火。

永興天書

大中祥符天書之事起於佞臣固無足言而寇萊公在永興軍信朱能之詐亦爲此舉以得召入再登相位馴致雷州之禍鳳德之衰實爲可惜而天禧實錄所載云周懷政與妖人朱能輩僞造靈命冀圖恩寵且日進藥餌宰相王欽若屢言其妄復密陳規諫懷政懼得罪因共誣譖言捕獲道士譙文易蓄禁書有神術欽若素識之故罷相也朱能之事欽若欲以沮寇公之入謂其陳規諫當大不然儻非出於寇則欽若已攘臂其閒矣實錄蓋欽若提舉日所進是以溢美豈能弭後人公議哉

王哀嵇紹

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鯀之罪足以死舜徇天下之公議以誅之故禹不敢怨而終治水之功以蓋父之惡魏王哀嵇紹其父死於非命哀之父儀猶以爲司馬昭安東司馬之故因語言受害哀爲之終身不西向而坐紹之父康以魏臣鍾會譖之於昭昭方謀篡魏陰忌之以故

而及誅紹乃仕於晉武之世至爲惠帝盡節而死紹之事親視王裒遠矣溫公通鑑猶取其蕩陰之忠蓋不足道也

張詠傳

張忠定公詠爲一代偉人而治蜀之績尤爲超卓然實錄所載了不及之但云出知益州就加兵部郎中入爲戶部後馬知節自益徙延難其代朝廷以詠前在蜀寇攘之後安集有勞爲政明肅遠民便之故特命再任而已國史本傳略

同而增書促招安使上官正出兵一事皆詆其知陳州營產業且與周渭梁鼎輩五人同傳殊失之也韓魏公作公神道碑云公以魁奇豪傑之才逢時自奮智略神出勲業赫赫震暴當世誠一世偉人道州所刻帖有公與潭牧書一紙王荆公跋其後云忠定公歿久矣而士大夫至今稱之豈不以剛毅正直有勞于世若公者少歟文潞公云予嘗守蜀覩忠定之像遺愛在民欽服已甚黃誥云公風烈如此而不至於宰相

然有忠定之才而無宰相之位於公何損有宰相之位而無忠定之才於宰相何益公雖老死安肯以此易彼哉觀四人之言史氏發潛德之幽光爲有負矣

緋紫假服

唐宣宗重惜服章牛叢自司勳員外郎爲睦州刺史上賜之紫叢旣謝前言曰臣所服緋刺史所借也上遽曰且賜緋然則唐制借服色得於君前服之國朝之制到闕則不許乾道二年予

以起居舍人侍立見浙西提刑姚憲入對紫袍金魚旣退一閣門吏踵其後囁嚅後兩日憲辭歸平江乃緋袍予疑焉以問知閣曾覲曰聞臨安守與本路監司皆許服所借而憲昨紫今緋何也覲曰監司惟置局在輦下則許服漕臣是也若外郡則否前日姚誤紫而謁吏不告已申其罰且備牒使知之故今日只本色以入姚蓋失於審也然考功格令旣不頒於外亦自難曉文惠公知徽州日借紫及除江東提舉常平告

身不借予聞嘗借者當如舊與郎官薛良朋言之於是給公據改借後於江西見轉運判官張堅衣緋張嘗知泉州紫袍矣予舉前說張欣然即以申考功已而部符下不許扣其故曰唯知州借紫而就除本路雖運判提舉皆得如初若他路則不可竟不知法如何該說也若曾因知州府借紫而後知軍州其服亦借不以本路他路也近吳鎰以知郴州除提舉湖南茶鹽遂仍借紫正用前比云

樞密名稱更易

國朝樞密之名其長爲使則其貳爲副使其長爲知院則其貳爲同知院如柴禹錫知院向敏中同知及曹彬爲使則敏中改副使王繼英知院王旦同知繼馮拯陳堯叟亦同知及繼英爲使拯堯叟乃改簽書院事而恩例同副使王欽若陳堯叟知院馬知節簽書及王陳爲使知節遷副使其後知節知院則任中正周起同知惟熙寧初文彥博呂公弼已爲使而陳升之過闕

留王安石以升之曾再入樞府遂除知院知院與使並置非故事也安石之意以沮彥博耳紹興以來唯韓世忠張俊爲使岳飛爲副使此後除使固多而其貳只爲同知亦非故事也又使班視宰相而乾道職制雜壓令副使及在同知院之下尤爲未然

過稱官品

士大夫僭妄相尊日以益甚予向昔所記文官學士武官大夫之諺今又不然天聖職制內外文武官不得容人過稱官品諸節度觀察雖檢校官未至太傅者許稱太傅防禦使至橫行使許稱太保諸司使許稱司徒幕職官等稱本官錄事參軍稱都曹縣令稱長官判司簿尉許稱評事其太傅太保司徒皆一時本等檢校所帶之官也自後法令不復有此一項以是其風愈熾不容整革矣

仁宗立嗣

東坡作范蜀公墓誌云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

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公獨上疏乞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以系天下心凡章十九上至元祐初韓維上言謂其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乃繼有論奏司馬溫公行狀云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時爲并州通判聞而繼之按至和三年九月改爲嘉祐元年歲在丁酉而前此皇祐五年甲午有建州人太常博士張述者以繼嗣未立上疏曰陛下春秋四十四宗廟社稷之繼未有託焉以嫌疑而不決非孝也羣臣以諱避而不言非忠也願擇宗親才而賢者異其禮秩試以職務俾內外知聖心有所屬至和二年丙申復言之前後凡七疏最後語尤激切蓋述所論乃在兩公之前而當時及後來莫有知之者爲可惜也

郎官員數

紹熙四年冬客從中都來持所抄班朝錄一編相示蓋朝士官職姓名也讀至尚書郎纔有正

員四人其他權攝者亦只六七人耳因記紹興二十九年予爲吏禮部時同舍郎二十人皆正官今旣限以曾歷監司郡守故任館職及寺監丞者不可進步其自外召用者資級已高曾不數月必序遷卿少以是居之者益少政和末郎員冗溢至於五十有五侍御史張樸上殿徽宗諭使論列退而奏疏劾十有六人大略云才品甚下趨操卑污有如汪師心者性資葺關柔佞取容有如黃願汪希旦者淺浮躁妄爲胥輩所輕有如李莊者輕佻喧囂漫不省職有如李揚者麓冗不才褊忿輕發有如成禔者人才碌碌初無可取有如張高者志氣衰落難與任事有如常瓌者大言無當誕詭不情有如梁子誨者資望太輕士論不厭有如葉椿唐作求吳直夫章芹李與權王良欽強休甫者乞行罷斥從之考一時標榜未必盡當然十六人者後皆不顯視今日員數多寡不侔如是秦檜居相位久不欲士大夫在朝末年尤甚二十四司獨刑部有

孫敏脩一員餘皆兼攝吏部七司至全付主管
告院張云兵工八司併於一寺主簿又可怪也

東坡慕樂天

蘇公責居黃州始自稱東坡居士詳考其意蓋
專慕白樂天而然白公有東坡種花二詩云持
錢買花樹城東坡上栽又云東坡春向暮樹木
今何如又有步東坡詩云朝上東坡步夕上東
坡步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又有別東坡花
樹詩云何處殷勤重回首東坡桃李種新成皆

爲忠州刺史時所作也蘇公在黃正與白公忠
州相似因憶蘇詩如贈寫真李道士云他時要
指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贈善相程傑云我
似樂天君記取華顛賞遍洛陽春送程懿叔云
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蠻人侍邇英云定似香
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而跋曰樂天自江
州司馬除忠州刺史旋以主客郎中知制誥遂
拜中書舍人某雖不敢自比然謫居黃州起知
文登召爲儀曹遂忝侍從出處老少大略相似

庶幾復享晚節閒適之樂去杭州云出處依稀
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序曰平生自覺出處
老少粗似樂天則公之所以景仰者不止一再
言之非東坡之名偶爾暗合也

縛雞行

老杜縛雞行一篇云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
急相喧爭家中厭雞食蟲蟻不知雞賣還遭烹
蟲雞於人何厚薄吾叱奴兒解其縛雞蟲得失
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此詩自是一段好議

論至結句之妙非他人所能跂及也予友李德
遠嘗賦東西船行全擬其意舉以相示云東船
得風帆席高千里瞬息輕鴻毛西船見笑苦遲
鈍汗流撐折百張篙明日風翻波浪異西笑東
船却如此東西相笑無已時我但行藏任天理
是時德遠誦至三過頗自喜予曰語意絕工幾
於得奪胎法只恐行藏任理與注目寒江之句
似不可同日語德遠以爲知言銳欲易之終不
能滿意也

油污衣詩

予甫十歲時過衢州白沙渡見岸上酒店敗壁間有題詩兩絕其名曰犬落水油污衣犬詩太俗不足傳獨後一篇殊有理致其詞云一點清油污白衣斑斑駁駁使人疑縱饒洗遍千江水爭似當初不污時是時甚愛其語今六十餘年尚歷歷不忘漫志于此

北虜誅宗王

紹興庚申虜主亶誅宗室七十二王韓昉作詔略云周行管叔之誅漢致燕王之辟茲惟無赦古不爲非不圖骨肉之間有懷蠱蠱之毒皇伯太師宋國王宗盤謂爲先帝之元子常蓄無君之禍心皇叔太傅兗國王宗儁虞王宗英滕王宗偉等逞躁欲以無厭助逆謀之妄作欲申三宥公議豈容不頓一兵羣凶悉殄已各伏辜并除屬籍訖紹熙癸丑今虜主誅其叔鄭王詔曰朕早以嫡孫欽承先緒皇叔定武軍節度使鄭王允蹈屬處諸父任當重藩潛引凶徒共爲反

計自以元妃之長子異於他母之諸王冀幸國
災窺伺神器其妹澤國公主長樂牽同產之愛
駙馬都尉唐括蒲刺覩徂連姻之私預聞其謀
相濟以惡欲寬燕邸之戮姑致郭鄰之囚詢諸
羣言用示大戒允蹈及其妻卞玉與男按春阿
辛并公主皆賜自盡令有司依禮收葬仍爲輟
朝二事甚相類蓋其視宗族至親與塗之人無
異也是年冬倪正父奉使館于中山正其誅戮
處相去一月猶血腥觸人枯骸塞井爲之終夕
不安寢云

州郡書院

太平興國五年以江州白鹿洞主明起爲褒信
主簿洞在廬山之陽嘗聚生徒數百人李煜有
國時割善田數十頃取其租廩給之選太學之
通經者俾領洞事日爲諸生講誦於是起建議
以其田入官故爵命之白鹿洞由是漸廢大中
祥符二年應天府民曹誠即楚丘戚同文舊居
造舍百五十間聚書數千卷博延生徒講習甚

盛府奏其事，詔賜額曰應天府書院，命奉禮郎戚舜賓主之。仍令本府幕職官提舉，以誠爲府助教，宋興天下州府有學自此始。其後潭州又有嶽麓書院，及慶曆中，詔諸路州郡皆立學，設官教授，則所謂書院者當合而爲一。今嶽麓白鹿復營之，各自養士，其所廩給禮貌乃過於郡庠。近者巴州亦創置，是爲一邦而兩學矣。大學辟雍並置，尚且不可，是於義爲不然也。

何韓同姓

韓文公送何堅序云：何與韓同姓，爲近嘗疑其說無所從出。後讀史記周本紀，應劭曰：氏姓注云：以何姓爲韓。後鄧名世姓氏書辯證云：何氏出自姬姓，食采韓原，爲韓氏。韓王建爲秦所滅，子孫散居陳楚江淮閒，以韓爲何，隨聲變爲何氏。然不能詳所出也。韓王之失國者，名安。此云建，乃齊王之名。鄧筆誤耳。予後讀孫恂唐韻云：韓滅，子孫分散江淮閒，音以韓爲何，字隨音變，遂爲何氏。乃知名世用此。

容齋三筆卷第五

六十四則

容齋三筆卷第六

十五則

蕨其養人

自古凶年饑歲民無以食往往隨所值以為命如范蠡謂吳人就蒲羸於東海之濱蘇子卿掘野鼠所去草實及齧雪與旃毛并咽之王莽教民煮木為酪南方人饑餓羣入野澤掘鳧茨鄧禹軍士食藻菜建安中咸陽人拔取酸棗藜藿以給食晉郗鑒在鄒山兖州百姓掘野鼠蟄燕幽州人以桑椹為糧魏道武亦以供軍岷蜀食

芋如此而已。吾州外邑嶮岨山在樂平德興境，李羅萬斛山在浮梁樂平鄱陽境，皆縣亘百餘里。山出蕨其乾道辛卯紹熙癸丑歲旱，村民無食，爭往取其根，率以昧旦荷鋤往掘，深至四五尺，壯者日可得六十斤，持歸搗取粉水澄細者煮食之，如粬粒狀，每根二斤可充一夫一日之食。冬晴且暖，田野閒無不出者，或不遠數十里，多至數千人，自九月至二月終，蕨抽拳則根無力，於是始止。蓋救餓羸者半年，天之生物爲人世之利至矣。古人不知用之，傳記亦不載，豈他邦不產此乎？

賢士隱居者

士子脩己篤學，獨善其身，不求知於人，人亦莫能知者，所至或有之。予每惜其無傳，比得上虞李孟傳錄示四事，故謹書之。其一曰慈溪蔣季莊，當宣和閒，鄙王氏之學，不事科舉，閉門窮經，不妄與人接。高抑崇閒居明州城中，率一歲四五訪其廬，季莊聞其至，必倒屣出迎，相對小室。

極意講論自晝竟夜殆忘寢食告去則送之數里相得驩甚或問抑崇曰蔣君不多與人周旋而獨厚於公公亦惓惓於彼願聞其故抑崇曰閑終歲讀書凡有疑而未判與所缺而未知者每積至數十輒一扣之無不迎刃而解而蔣之所長他人未必能知之世之所謂知己其是乎其二曰王茂剛居明之林村在巖壑深處有弟不甚學問使顓治生以餬口而刻意讀書足跡未嘗妄出尤邃於周易沈煥通判州事嘗訪之其見趣絕出於傳注之外云氣象嚴重窺其所得蓋進而未已也其三曰顧主簿不知何許人南渡後寓于慈溪廉介有常安於貧賤不斲人之知至於踐履閒雖細事不苟也平旦起俟賣菜者過門問菜把直幾何隨所言酬之他飲食布帛亦然久之人皆信服不忍欺苟一日之用足則玩心墳典不事交游里中有不安其分武斷疆岐者相與譏之曰汝豈顧主簿耶其四曰周日章信州永豐人操行介潔爲邑人所敬開

門授徒僅有以自給非其義一毫不取家至貧常終日絕食鄰里或以薄少致餽時時不繼寧與妻子忍餓卒不以求人隆寒披紙裘客有就訪亦欣然延納望其容貌聽其論議莫不聳然縣尉謝生遺以襲衣曰先生未嘗有求吾自欲致其勤勤耳受之無傷也日章笑答曰一衣與萬鍾等耳儻無名受之是不辨禮義也卒辭之汪聖錫亦知其賢以爲近於古之所謂獨行者是四君子真可書史策云

張籍陳無已詩

張籍在他鎮幕府鄆帥李師古又以書幣辟之籍却而不納而作節婦吟一章寄之曰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陳無已爲潁州教授東坡領郡而陳賦妾薄命篇言爲曾南豐作其首章云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古來妾薄命事主不盡年

起舞爲主壽相送南陽阡忍著主衣裳爲人作
春妍有聲當徹天有淚當徹泉死者恐無知妾
身長自憐全用籍意或謂無已輕坡公是不然
前此無已官於彭城坡公由翰林出守杭無已
越境見之於宋都坐是免歸故其詩云一代不
數人百年能幾見昔爲馬首銜今爲禁門鍵一
雨五月涼中宵大江滿風帆目力短江空歲年
晚其尊敬之盡矣薄命擬况蓋不忍師死而遂
倍之忠厚之至也

杜詩誤字

李適之在明皇朝爲左相爲李林甫所擠去位
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爲問門前客
今朝幾箇來故杜子美飲中八仙歌云左相日
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盃樂聖稱避賢
正詠適之也而今所行本誤以避賢爲世賢絕
無意義兼世字是太宗諱豈敢用哉秦州雨晴
詩云天永秋雲薄從西萬里風謂秋天遼永風
從萬里而來可謂廣大而集中作天水此乃秦

州郡名若用之入此篇其致思淺矣和李表文
早春作云力疾坐清曉來詩悲早春正答其意
而集中作來時殊失所謂和篇本旨

東坡詩用老字

東坡賦詩用人姓名多以老字足成句如壽州
龍潭云觀魚并記老莊周病不赴會云空對親
春老孟光看潮云猶似浮江老阿童贈黃山人
云說禪長笑老浮屠元長老衲裙云乞與佯狂
老萬回東軒云挂冠知有老蕭郎侍立邇英云

定是香山老居士贈李道士云知是香山老居
士蒜山亭云奇逸多聞老敬通汶公東堂云一
帖空存老遂良次韻韶守云華髮蕭蕭老遂良
游羅浮云還須略報老同叔贈辯才云中有老
法師寄子由云青山老從事贈眼醫云忘言老
尊宿妙高臺中老比丘謝惠酒云青州老從事
謝餉魚云誰似老方朔贈吳子野扇云得之老
月師次韻李端叔云此是老牛馘是皆以爲助
語非真謂其老也大抵七言則於第五字用之

五言則於第三字用之若其他錯出如再說走老瞞故人餘老龐老滷宮粧傳父祖便腹從人笑老韶老可能爲竹寫真不知老柴幾時歸之類皆隨語勢而然白樂天云每被老元偷格律蓋亦有自來矣

杜詩命意

杜公詩命意用事旨趣深遠若隨口一讀往往不能曉解姑紀一二篇以示好事者如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復似物皆春政

化平如水皇恩斷若神時時用抵戲亦未雜風塵第三聯意味頗與前語不相聯貫讀者或以爲疑按杜之旨本謂技藝倡優不應蒙人主顧眄賞接然使政化如水皇恩若神爲治大要旣無所損則時時用此輩亦亡害也又如亂後碧井廢時清瑤殿深銅餅未失水百丈有哀音側想美人意應悲寒鬢沉蛟龍半缺落猶得折黃金此篇蓋見故宮井內汲者得銅餅而作然首句便說廢井則下文翻覆鋪敘爲難而曲折宛

轉如是他人畢一生模寫不能到也又一篇云
鬪雞初賜錦舞馬既登牀簾下宮人出樓前御
柳長仙游終一閱女樂久無香寂寞驪山道清
秋草木黃先志宣公在北方得唐人畫驪山宮
殿圖一軸華清宮居山顛殿外垂簾宮人無數
穴簾隙而窺一時伶官戲劇品類雜沓皆列于
下杜一詩真所謂親見之也

擇福莫若重

國語載范文子曰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且
士君子樂天知命全身遠害避禍就福安有迫
于禍至擇而處之之理哉韋昭注云有兩福擇
取其重有兩禍擇取其輕蓋以不幸而與禍會
勢不容但已則權其輕重順受其一焉莊子養
生主篇云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夫孳孳爲
善君子之所固然何至於縱意爲惡而特以不
麗於刑爲得計哉是又有說矣其所謂惡者蓋
與善相對之辭雖於德爲愆義非若小人以身
試禍自速百殃之比也故下文云可以全生可

以保身可以盡年其旨昭矣

用人文字之失

士人爲文或采已用語言當深究其旨意苟失之
不考則必詒論議紹興七年趙忠簡公重脩
哲錄書成轉特進制詞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
致哲廟之憂勤不顯此蓋用范忠宣遺表中語
兩句但易兩字而甚不然范之辭云致保佑之
憂勤不顯專指母后以言正得其實今以保佑
爲哲廟則了非本意矣紹興十九年予爲福州
教授爲府作謝曆日表頌德一聯云神祇祖考
旣安樂於太平歲月日時又明章於庶證至乾
道中有外郡亦上表謝曆蒙其采取用之讀者
以爲駢麗精切予笑謂之曰此大有利害今光
堯在德壽所謂考者何哉坐客皆縮頸信乎不
可不審也

李衛公輞川圖跋

輞川圖一軸李趙公題其末云藍田縣鹿苑寺
主僧子良贄於予且曰鹿苑即王右丞輞川之

第也右丞篤志奉佛妻死不再娶潔居逾三十載母夫人卒表宅爲寺今冢墓在寺之西南隅其圖實右丞之親筆予閱玩珍重永爲家藏弘憲題其前一行云元和四年八月十三日弘憲題弘憲者吉甫字也其後衛公又跋云乘閒閱篋書中得先公相國所收王右丞畫輞川圖實家世之寶也先公凡更三十六鎮故所藏書畫多用方鎮印記大和二年戊申正月四日浙江西道觀察等使檢校禮部尚書兼潤州刺史李

德裕恭題又一行云開成二年秋七月望日文饒記前後五印曰淮南節度使印浙江西道觀察處置等使之印劔南西川節度使印山南西道節度使印鄭滑節度使印并贊皇二字又內合同印建業文房之印集賢院藏書印此三者南唐李氏所用故後一行曰昇元二年十一月三日雖今所傳爲臨本然正自超妙但衛公所志殊爲可疑唐書李吉甫傳云德宗以來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爲相歲餘凡易三

十六鎮吉甫平生只爲淮南節度耳今乃言身
更三十六鎮誠大不然所用印記如浙西西川
山西鄭滑皆衛公所歷也且書其父手澤不言
第幾子而有李字又自標其字皆非是蓋好事
者妄爲之白樂天詩所說清源寺即輞川云洪
慶善作丹陽洪氏家譜序云丹陽之洪本姓弘
避唐諱改有弘憲者元和四年跋輞川圖亦大
錯也

白公夜聞歌者

白樂天琵琶行蓋在潯陽江上爲商人婦所作
而商乃買茶於浮梁婦對客奏曲樂天移船夜
登其舟與飲了無所忌豈非以其長安故倡女
不以爲嫌邪集中又有一篇題云夜聞歌者時
自京城謫潯陽宿於鄂州又在琵琶之前其詞
曰夜泊鸚鵡洲秋江月澄澈鄰船有歌者發調
堪愁絕歌罷繼以泣泣聲通復咽尋聲見其人
有婦顏如雪獨倚帆檣立娉婷十七八夜淚似
真珠雙雙墮明月借問誰家婦歌泣何淒切一

問一霑襟低眉終不說陳鴻長恨傳序云樂天
深於詩多於情者也故所遇必寄之吟詠非有
意於漁色然鄂州所見亦一女子獨處夫不在
焉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譏也今詩人罕談此
章聊復表出

謝朓志節

荀彧佐魏武帝劉穆之佐宋高祖高德政佐齊
文宣高頴佐隋文帝劉文靜佐唐高祖終之篡
漢晉魏周及取隋其功不細矣彧以不言伏后
事與勸止九錫飲醜而死穆之居守丹陽宋祖
北伐而九錫之旨從北來愧懼而卒德政以精
神凌逼爲楊愔所譖頴以爲相畜妾爲獨孤后
所譖文靜以妾弟告變爲裴寂所譖皆不免於
誅蕭道成謀篡宋欲引謝朓參贊大業屏人與
之語朓無言道成必欲引參佐命以爲左長史
從容閒道石苞事諷之朓訖不順指及受宋禪
方爲侍中不肯解璽綬引枕而卧步出府門道
成之子贖欲殺之道成畏得罪於公議曰殺之

適成其名，正當容之度外耳。遂廢于家。海陵王之世，復爲侍中。宣城王鸞謀繼大統，多引朝廷名士，肫心不願，乃求出爲吳興太守。其弟瀹爲吏部尚書，肫致酒與之，曰：「可力飲此，無預人事。」其心蓋惡鸞，而未如之何也。肫之志節行義凜凜如此。司馬溫公猶以爲譏，斯亦可恕也已。二筆於士，句韓厥下略及之，故復詳論于此。

琵琶亭詩

江州琵琶亭，下臨江津。國朝以來，往來者多題詠。其工者，輒爲人所傳。淳熙己亥歲，蜀士郭明復以中元日至亭，賦古風一章。其前云：白樂天流落湓浦，作琵琶行，其放懷適意，視憂患死生禍福得喪，爲何物非深於道者能之乎？賈傳謫長沙，抑鬱致死。陸相竄南賓，屏絕人事。至從狗竇中，度食飲兩公猶有累乎？世未能如樂天逍遙自得也。予過九江，維舟琵琶亭下，爲賦此章。香山居士頭欲白，秋風吹作湓城客。眼看世事等虛空，雲夢胸中無一物。舉觴獨醉天爲家，詩

成萬象遭梳爬，不管時人皆欲殺。夜深江上聽琵琶，賈胡老婦兒女語。淚濕青衫如著雨，此公豈作少狂夢。與世浮沉聊爾汝，我來後公三百年。潯陽至今無管絃。公詩有潯陽小處無音樂之句長安不見遺音寂，依舊康廬翠掃天。郭君成都人，隆興癸未登科。仕不甚達，但賈誼自長沙召還後爲梁王傳，乃卒。前所云少誤矣。吾州餘干縣東干越亭有琵琶洲，在下唐劉長卿張祜輩皆留題。紹興中王洋元勃一絕句云：塞外風煙能記否，天涯淪落自心知。眼中風物參差是，只欠江州司馬詩。真佳句也。

減損入官人

唐開元十七年，國子祭酒楊瑒上言：省司奏限天下明經進士及第，每年不過百人。竊見流外出身，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什一。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若以出身人太多，則應諸色裁損，不應獨抑明經進士。當時以其言爲然。淳熙九年，大減任子員。

數是時吏部四選開具以三年爲率文班進士大約三四百人任子文武亦如之而恩倖流外蓋過二千之數甚與開元類也

韓蘇文章譬喻

韓蘇兩公爲文章用譬喻處重複聯貫至有七八轉者韓公送石洪序云論人高下事後當成敗若河決下流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盛山詩序云儒者之於患難其拒而不受於懷

也若築河隄以障屋霑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蘇公百步洪詩云長虹斗落生跳波輕舟南下如投梭水師絕叫鳧鴈起亂石一線爭蹉磨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斷絃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之類是也

唐昭宗贈諫臣官

唐僖宗幸蜀政事悉出內侍田令孜之手左拾

遺孟昭圖右補闕常濟上疏論事昭圖坐貶令
夜遣人沉之於墓願津賜濟死資治通鑑記其
事予讀昭宗實錄即位之初贈昭圖起居郎濟
禮部員外郎以其直諫被戮故褒之方時艱危
救亡不暇而初政及此通鑑失書之亦可惜也

容齋三筆卷第六

容齋三筆卷第七

十四則

執政辭轉官

真宗天禧元年合祭天地禮畢推恩百僚宰相
以下遷官一等時參知政事三人陳彭年自刑
部侍郎遷兵部王曾自左諫議大夫遷給事中
張知白自給事中遷工部侍郎而知白獨懇辭
數四上敷諭終不能奪王曾聞之亦乞寢恩命
上曰知白無他意但以卿爲諫議大夫班在上
已爲給事中在下所以固辭欲品秩有序爾於

是從知白所請而優加名數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併賜功臣爵邑元祐三年四月宰執七人自文彥博仍前太師外右僕射呂公著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中書侍郎呂大防除左僕射同知樞密院范純仁除右僕射尚書左丞劉摯除中書侍郎右丞王存除左丞唯知樞密院安燾不遷乃自正議大夫特轉右光祿燾上章辭令學士院降詔不允學士蘇軾以爲朝廷豈以執政六人五人進用故加遷秩以慰其心旣無授受之名僅似姑息之政欲奉命草詔不知所以爲詞伏望從其所請御寶批可且用一意度作不許詔書進入燾竟辭始免紹興三十一年陳康伯自右相拜左相朱倬自參政拜右相時葉義問知樞密院元居倬上不得遷朝論謂宜進爲使學士何溥面受草制之旨曾以爲言高宗不許紹熙五年七月主上登極拜知樞密院趙汝愚爲右相參政陳騏除知院事余端禮除參政而左丞相留正以少保進少傅乃係特

遷且非覃恩正固辭乃止

宗室補官

壽皇聖帝登極赦恩凡宗子不以服屬遠近人數多少其曾獲文解兩次者並直赴殿試略通文墨者所在州量試即補承信郎由是入仕者過千人以上淳熙十六年二月紹熙五年七月二赦皆然故皇族得官不可以數計偶閱唐昭宗實錄載一事云宗正少卿李克助奏准去年十一月赦書皇三等以上親無官者每父下放

一人出身皇五等以上親未有出身陪位者與出身寺司起請承前舊例九廟子孫陪位者每父下放一人出身共放三百八十人其諸房宗室等各赴陪位納到文狀共一千二十七人除元不赴陪位及不納到狀及違寺司條疏不取宗室充係落下外係三百八十人合放出身勅准赦書處分予按昭宗以文德元年即位次年十一月南郊禮畢肆赦其文略云皇三等以上親委中書門下各擇有才行者量與改官無官

者每父下放一人出身皇五等以上親未有出身陪位者與出身然則亦有三等五等親陪位與不陪位之差別也

孫宣公諫封禪等

景德祥符之間北戎結好宇內乂寧一時邪諛之臣唱爲瑞應祺祥以罔明主王欽若陳彭年輩實主張之天書旣降於是東封西祀太清之行以次丕講滿朝著老方正之士鮮有肯啓昌言以遏其姦焰雖寇萊公亦爲之而孫宣公夤

獨上疏爭救于再于三真錄出於欽若提綱故不能盡載以故後人罕稱之予略摘其大槩紀於此一章論西祀曰汾陰后土事不經見漢都雍去汾陰至近河東者唐王業所起之地且又都雍故武帝明皇行之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遠離京師根本之固其爲不可甚矣古者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明皇嬖寵害政姦佞當塗以至身播國屯今

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爲盛烈臣竊不取今之姦
臣以先帝詔停封禪故贊陛下以爲繼承先志
且先帝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則未嘗獻一謀
畫一策以佐陛下而乃卑辭重幣求和於契丹
蹙國糜爵姑息於保吉謂主辱臣死爲空言以
誣下罔上爲已任撰造祥瑞假託鬼神纔畢東
封便議西幸以祖宗艱難之業爲佞邪僥倖之
資臣所以長歎而痛哭也二章論爭言符瑞曰
今野鷗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
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
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必不信腹非竊笑
有識盡然三章論將幸亳州曰國家近日多效
唐明皇所爲且明皇非令德之君觀其禍敗足
爲深戒而陛下反希慕之近臣知而不諫得非
姦佞乎明皇奔至馬嵬楊國忠旣誅乃諭軍士
曰朕識理不明寄任失所近亦覺寤然則已晚
矣陛下宜早覺寤斥遠邪佞不襲危亂之迹社
稷之福也四章論朱能天書曰姦儉小人妄言

符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祕殿以
奉安百僚黎庶痛心疾首反脣腹非不敢直言
臣不避死亡之誅聽之罪之惟在聖斷昔漢文
成五利妄言不讎漢武誅之先帝時侯莫陳利
用方術姦發誅於鄭州唐明皇得靈符寶券皆
王鉷田同秀等所爲不能顯戮今日見老君於
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
士畏威而緘默及祿山兆亂輔國劫遷大命旣
傾前功併棄今朱能所爲是已願遠思漢武之
雄材近法先帝之英斷中鑒明皇之召禍庶幾
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奭之論諫雖魏鄭公陸宣
公不能過也

赦恩爲害

赦過宥罪自古不廢然行之太頻則惠姦長惡
引小人於大譴之域其爲害固不勝言矣唐莊
宗同光二年大赦前云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
者咸赦除之而又曰十惡五逆屠牛鑄錢故殺
人合造毒藥持仗行劫官典犯賊不在此限此

制正得其中當亂離之朝乃能如是亦可取也
而今時或不然

代宗崇尚釋氏

唐代宗好祠祀未甚重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爲
相三人皆好佛上嘗問以佛言報應果爲有無
載等奏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
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爲害所以安史
有子禍僕固病死回紇吐蕃不戰而退此皆非
人力所及上由是深信之常於禁中飯僧有寇

至則令僧講仁王經以禳之寇去則厚加賞賜
胡僧不空官至卿監爵爲國公出入禁闥勢移
權貴此唐史所載也子家有嚴郢撰三藏和尚
碑徐季海書乃不空也云西域人氏族不聞於
中夏玄肅代三朝皆爲國師代宗初以特進大
鴻臚褒表之及示疾又就卧內加開府儀同三
司肅國公既亡廢朝三日贈司空其恩禮之寵
如此同時又有僧大濟爲帝常修功德至殿中
監贈其父惠恭兗州刺史官爲營辦葬事有勅

葬碑今存時兵革未盡息元勳宿將賞功賦職
不過以此處之顧施之一僧繆濫甚矣

光武符堅

漢光武建武三十年羣臣請封禪泰山詔曰即
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若郡
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令屯田於是羣
臣不敢復言其英斷如此然財二年閒乃因讀
河圖會昌符詔索河雒讖文言九世當封禪者
遂爲東封之舉可謂自相矛盾矣符堅禁圖讖

之學尚書郎王佩讀讖堅殺之學讖者遂絕及
季年爲慕容氏所困於長安自讀讖書云帝出
五將久長得乃出奔五將山甫至而爲姚萇所
執始禁人爲學終乃以此喪身亡國久長得之
兆豈非言久當爲姚萇所得乎又姚與遙同亦
久也光武與堅非可同日語特其事偶可議云

周武帝宣帝

周武帝平齊中原盡入輿地陳國不足平也而
雅志節儉至是愈篤後宮唯置妃二人世婦三

人御妻三人則其下保林良使輩度不過數十耳一傳而至宣帝奢淫酣縱自比於天廣搜美女以實後宮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遂同時立五皇后父子之賢否不同一至於此

唐觀察使

唐世於諸道置按察使後改爲採訪處置使治於所部之大郡既又改爲觀察其有戎旅之地即置節度使分天下爲四十餘道大者十餘州小者二三州但令訪察善惡舉其大綱然兵甲

財賦民俗之事無所不領謂之都府權勢不勝其重能生殺人或專私其所領州而虐視支郡元結爲道州刺史作春陵行以爲諸使誅求符牒二百餘通又作賊退示官吏一篇以爲忍苦哀斂陽城守道州賦稅不時觀察使數誚責又遣判官督賦城自囚於獄判官去復遣官來按舉韓愈送許鄧州序云爲刺史者常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爲觀察使者常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窮而賦愈急

韓臯爲浙西觀察使封杖決安吉令孫漸至死
一時所行大抵類此然每道不過一使臨之耳
今之州郡控制按刺者率五六人而臺省不預
毀譽善否隨其意好又非唐日一觀察使比也

冗濫除官

自漢以來官曹冗濫之極者如更始竈下養中
郎將爛羊頭關內侯晉趙王倫貂不足狗尾續
北史周世員外常侍道上比肩唐武后補闕連
車拾遺平卜之諺皆顯顯著見者中葉以後尤

爲泛濫張巡在雍丘纔領一縣千兵而大將六
人官皆開府特進然則大將軍告身博一醉誠
有之矣德宗避難於奉天渾瑊之童奴曰黃芩
力戰即封渤海郡王至於僖昭之世遂有捉船
郭使君看馬李僕射周行逢據湖湘境內有漫
天司空遍地太保之譏李茂正在鳳翔內外持
管籥者亦呼爲司空太保韋莊浣花集有贈僕
者楊金詩云半年勤苦葺荒居不獨單寒腹亦
虛努力且爲田舍客他年爲爾覓金魚是時人

奴腰金曳紫者蓋不難致也

節度使稱太尉

唐節度使帶檢校官其初只左右散騎常侍如李愬在唐鄧時所稱者也後乃轉尚書及僕射司空司徒能至此者蓋少僖昭以降藩鎮盛疆武夫得志纔建節鉞其資級已高於是復升太保太傅太尉其上惟有太師故將帥悉稱太尉元豐定官制尚如舊貫崇寧中改三公爲少師少傅少保而以太尉爲武階之冠以是凡管軍

者猶悉稱之紹興閒葉孟德自觀文殿學士張澄自端明殿學士皆拜節度葉嘗任執政以暮年擁旄爲儒者之榮自稱葉太尉張微時用鄧洵武給使恩出身羞爲武職但稱尚書如故其相反如此

五代濫刑

五代之際時君以殺爲嬉視人命如草芥唐明宗頗有仁心獨能斟酌悛救天成三年京師巡檢軍使渾公兒口奏有百姓二人以竹竿習戰

闔之事帝即傳宣令付石敬瑭處置敬瑭殺之
次日樞密使安重誨敷奏方知悉是幼童爲戲
下詔自咎以爲失刑減常膳十日以謝幽冤罰
敬瑭一月俸渾公兒削官杖脊配流登州小兒
骨肉賜絹五十匹粟麥各百碩便令如法埋葬
仍戒諸道州府凡有極刑並須仔細裁遣此事
見舊五代史新書去之

太一推筭

熙寧六年司天中官正周琮言據太一經推筭
熙寧七年甲寅歲太一陽九百六之數至是年
復元之初故經言太歲有陽九之災太一有百
六之厄皆在入元之終或復元之初陽九百六
當癸丑甲寅之歲爲災厄之會而得五福太一
移入中都可以消災爲祥竊詳五福太一自雍
熙甲申歲入東南巽宮故修東太一宮于蘇村
天聖己巳歲入西南坤位故修西太一宮于八
角鎮望稽詳故事崇建宮宇詔度地于集禧觀
之東於是爲中太一宮時王安石擅國盡變亂

祖宗法度爲宗社之禍蓋自此始雖太一照臨亦不能救也紹熙四年癸丑五年甲寅朝廷之間殊爲多事壽皇聖帝厭代泰安以久疾退處人情業業皆有憂葵恤緯之慮時無星官曆翁考步推牘庸詎知非入元復元之際乎

趙丞相除拜

紹熙五年七月十六日宣麻制以太中大夫知樞密院事趙汝愚爲特進右丞相議者或謂國朝無宗室宰相且轉官九級非故事趙上章力

辭不肯入都堂蒞職越六日詔改除樞密使依宰臣超三官又二日制除正議大夫樞密使邁攷按故實宣和二年王黼自通議大夫中書侍郎拜特進少宰凡遷八官黼受之靖康元年吳敏自中大夫知樞密院拜銀青光祿大夫少宰亦遷八官敏辭之但以通議就職秦檜當國以其子熺爲中大夫知樞密院已而除觀文殿學士恩數如右僕射遂暗轉通奉大夫踰年加大學士徑超七秩爲特進熺處之不疑舍此三人

外蓋未之有若自宰相改樞密使唯夏竦一人
是時以陳執中爲昭文相竦爲集賢相御史言
竦向在陝西與執中議論不協不可同寅政地
於是貼麻改命而初制不出今汝愚先報相麻
後報樞制乃是經日已久因固辭以然又按國
史明道二年宰臣張士遜樞密使楊崇勳同日
罷士遜以左僕射判河南府崇勳以節度使平
章事判許州明日入謝崇勳班居上仁宗問之
士遜奏曰崇勳係使相臣官只僕射當在下即
再鎖院以士遜爲使相是時學士盛度當制猶
用士遜作相銜論者非之謂應用僕射河南爲
前銜也乾道二年葉顥以前參知政事召還爲
知樞密院未受告而拜左相邁當制以新除知
樞密院結銜今汝愚拜相宣麻已閱八日故稱
新除特進右丞相二者皆是也

唐昭宗恤錄儒士

唐昭宗光化三年十二月左補闕韋莊奏詞人
才子時有遺賢不霑一命於聖明沒作千年之

恨骨據臣所知則有李賀皇甫松李羣玉陸龜
蒙趙光遠溫庭筠劉德仁陸逵傅錫平曾賈島
劉稚珪羅鄴方干俱無顯過皆有奇才麗句清
詞徧在詞人之口銜冤抱恨竟爲冥路之塵伏
望追賜進士及第各贈補闕拾遺見存唯羅隱
一人亦乞特賜科名錄升三署勅獎莊而令中
書門下詳酌處分次年天復元年赦文又令中
書門下選擇新及第進士中有久在名場才沾
科級年齒已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於是禮

部侍郎杜德祥奏揀到新及第進士陳光問年
六十九曹松年五十四王希羽年七十三劉象
年七十柯崇年六十四鄭希顏年五十九詔光
問松希羽可秘書省正字象崇希顏可太子校
書按登科記是年進士二十六人光問第四松
第八希羽第十二崇象希顏居末級昭宗當斯
時離亂極矣尚能眷眷於寒儒其可書也據言
云上新平內難聞放新進士喜甚特勅授官制
詞曰念爾登科之際當予反正之年宜降異恩

各膺寵命時謂此舉爲五老榜

谷齋三筆卷第七

容齋三筆卷第八

五則

徽宗薦嚴䟽文

徽宗以紹興乙卯歲升遐時忠宣公奉使未反命帶留冷山遣使臣沈珍往燕山建道場於開泰寺作功德䟽曰千歲厭世莫遂乘雲之僊四海遏音同深喪考之戚况故宮爲禾黍改館徒饋於泰牢新廟游衣冠招魂漫歌於楚些雖置河東之賦莫止江南之哀遺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久繫惟歐血伏願盛德之祀傳百世以彌昌

在天之靈繼三后而不朽北人讀之亦墮淚爭相傳誦其後梓宮南還公已徙燕率故臣之不忘國恩者出迎於城北搏膺大慟虜俗最重忠義不以爲罪也

忠宣公謝表

建炎三年先忠宣公銜命使北方以淮甸賊盜起除兼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使裨李成以兵護至南京公遣書抵成成方與耿堅圍楚州答書曰汴涸虹有紅巾非五千騎不可往軍食絕不

克唯命公陰遣客說堅堅強成斂兵公行未至泗諜云有迎騎甲而來副使龔壽憚之送兵亦不肯前遂返旆即上疏言李成以餽餉稽緩有引衆納命建康之語今靳賽薛慶方橫萬一三叛連衡何以待之方含垢養晦之時宜選辯士諭意優加撫納疏奏高宗即遣使撫諭成給米五萬斛初公戒所遣持奏吏須疏從中出乃詣政事堂白副封時方禁直達忤宰輔意以託事滯留爲罪特貶兩秩而許出滁陽路紹興十三

年使回始復元官時已出知饒州命予作謝表
直敘其故曰論事見從猶獲稽留之戾出疆滋
久屢沾曠蕩之恩始拜明綸得仍舊秩伏念臣
頃繇乏使不敢辭難值三盜之連衡阻兩淮而
荐食深虞猖獗之患或起呼吸之間輒露便宜
冀加勤卹雖璽書賜報樂聞充國之建言而吏
議不容見謂陳湯之生事虧除官簿繇歷歲時
敢自意於來歸遂悉還於所奪茲蓋忘人之過
與天同功念臣昔麗於微文蔽罪本無於他意
故從數赦俾獲自新書印旣畢父兄復共議秦
檜方擅國見此表語言未必不怒乃別草一通
引咎曰使指稽留宜速虧除之戾聖恩深厚卒
從技弑之科仰服矜憐唯知感戴伏念臣早繇
乏使遂俾行成值巨寇之臨衝欲搏人而肆毒
仗節宜圖於報稱引車何事於逡巡徐偃出疆
旣失受辭之體申舟假道初無必死之心雖蒙
貶秩以小懲尚許立功而自贖徒行萬里無補
一毫敢妄冀於隆寬乃悉還於舊貫茲蓋忘人

之過撫下以仁陽爲德而陰爲刑未嘗私意賞
有功而赦有罪皆本好生坐使孤臣盡湔宿負
云云前後奉使無有不轉官者先公以朝散郎
被命不沾恩凡十五年而歸僅復所貶而合磨
勘五官刑部皆不引用秦志也遂終於此階

四六名對

四六駢儷於文章家爲至淺然上自朝廷命令
詔冊下而縉紳之間牋書祝疏無所不用則屬
辭比事固宜警策精切使人讀之激印諷味不

厭乃爲得體姑撫前輩及近時綴緝工緻者十
數聯以詒同志王元之擬李靖平突厥露布其
敘頡利求降且復謀竄曰穿中餓虎暫爲掉尾
之求講上饑鷹終有背人之意蘄州謝上表曰
宣室鬼神之間敢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已期
身後范文正公微時嘗冒姓朱及後歸本宗作
啓曰志在逃秦入境遂稱於張祿名非霸越乘
舟偶効於陶朱用范睢范蠡皆當家故事鄧潤
甫行貴妃制曰關雎之得淑女無險詖私謁之

心雞鳴之思賢妃有警戒相成之道紹聖中百僚請御正殿表曰皇矣上帝必臨下而觀四方大哉乾元當統天而始萬物東坡坤成節䟽曰至哉坤元德既超於載籍養以天下福宜冠於古今慰國哀表曰大哉孔子之仁泫然流涕至矣顯宗之孝夢若平生謝賜帶馬表曰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斂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王履道大燕樂語曰五百里采五百里衛外包有截之區八千歲春八千歲秋上祝無

疆之壽除少宰余深制曰蓋四方其訓以無競維人必三后協心而同底于道時并蔡京爲三相也執政以邊功轉官詞曰惟皇天付予庶其在此率寧人有指敢弗于從翟公巽行外國王加恩制曰宗祀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大賚四海不敢遺小國之臣知越州日以擅發常平倉米救荒降官謝表曰敢効秦人坐視越人之瘠旣安劉氏理知晁氏之危孫仲益試詞科日代高麗國王謝賜燕樂表曰玉帛萬國干舞已格

於七旬簫韶九成肉味遽忘於三月又曰蕩蕩乎無能名雖莫見宮墻之美欣欣然有喜色咸豫聞管籥之音自中書舍人知和州既壓境見任者拒不納以啓答郡僚曰雖文書銜袖大人不以爲疑然君命在門將軍爲之不受鄰郡不發上供錢米受旨推究爲平亭其事鄰守馳啓來謝答之曰包茅不入敢加問楚之師輔車相依自作全虞之計汪彥章作靖康冊康王文曰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

惟重耳之尚在爲中書舍人試潭州進士何烈卷子內稱臣及聖問不舉覺坐罷職謝表曰謂子路使門人爲臣雖誠詩理而徐邈云酒中有聖初亦何心又曰書馬者與尾而五常負譴憂細禽而去面之三永銜生賜宋齊愈坐於金虜立諸臣狀中輒書張邦昌字送御史臺責詞曰義重於生雖匹夫不可奪志士失其守或一言幾於喪邦又曰睦孟五行之說豈所宜言袁宏九錫之文茲焉安忍責張邦昌詞曰雖天奪其

乘坐愚至此然君異於器代匱可乎知徽州其鄉郡也謝啓曰城郭重來疑千載去家之鶴交游半在或一時同隊之魚何掄除祕書少監未幾以口語出守邛謝啓曰雲外三山風引舟而莫近海濱八月槎犯斗以空還楊政除太尉湯岐公草制曰遠覽漢京傳楊氏者四世近稽唐室書系表者七人謂楊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四世爲太尉李德裕辭太尉云國朝重惜此官二百年閒纔七人其用事精確如此蔣子禮拜右相王訶賀啓曰早登黃閣獨見明公之妙年今得舊儒何憂左轄之虛位皆用杜詩語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左轄頻虛位今年得舊儒亦可稱

吾家四六

乾道初年張魏公以右相都督江淮議者謂兩淮保障不可恃公親往視之會詔歸朝未至而免相文惠公當制其詞曰棘門如兒戲耳庸謹秋防袞衣以公歸今庶聞辰告所謂兒戲者指

邊將也而讀者乃以爲詆魏公其尾句曰春秋
責備賢者慨功業之惟艱天子加禮大臣固始
終之不替所以悵惜之意至矣王太寶致仕詞
曰閔勞以事聖王隆待下之仁歸絜其身君子
盡遺榮之美大寶有遺泄之疾或又謂有所譏
而實不然罷相後起帥浙東謝表曰上丞相之
印方事退藏懷會稽之章遽叨進用謝生日詩
詞啓曰五十當貴適買臣治越之年八千爲秋
辱莊子大椿之譽時正五十歲也紹興壬戌詞

科代樞密使謝賜玉帶表文安公曰有璞於此
必使琢恍驚制作之工匪伊垂之則有餘允謂
便蕃之賜主司喜焉擢爲第一乙丑年代謝賜
御書周易尚書表予曰八卦之說謂之索奉以
周旋百篇之義莫得聞坦然明白尾句曰但驚
奎壁之輝從天而下莫測龜龍之祕行地無疆
亦忝此選代福州謝曆日表曰神祇祖考旣安
樂於太平歲月日時又明章於庶證正用詩鳧
鷖序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

之也。洪範庶證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皆上下聯文，未嘗輒增一字。淵聖乾龍節䷆疏曰：應天而行，早得尊於大有象日之動，偶蒙難於明夷易大有卦，柔得尊位，應乎天而時行。左傳叔孫豹筮遇明夷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彖辭云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亦純用本文。乾道丁亥南郊赦文曰：皇天后土，監于成命之詩，藝祖太宗昭我思文之配，讀者以爲壯後語曰：天地設位，而聖人成能，旣撲緼

紛之况，雷雨作解，而君子赦過式流汪濊之恩。此文先三日鎖院所作冬至日適有雷雪之異，殆成讖云：葉子昂參知政事爲諫議大夫，林安宅所擊罷去，林遂副樞密已而置獄治其言，皆無實。林責居筠，葉召拜左揆，予草制曰：旣從有北之投，亟下居東之召，有欲爲王留者，孰明去就之忠，無以我公歸兮，大慰瞻儀之望。本意用公歸之句，指邦人而言也，故云瞻儀而御史單時疑之，謂人君而稱臣爲我公，彼蓋不詳味詞。

理耳子昂坐冬雷罷相予又當制曰調陰陽而
遂萬物所嗟論道之非因灾異而劾三公實負
應天之愧蓋因有諷諫也嗣濮王加恩制曰天
神明而照知四方既下臨於精意王孫子而本
支百世茲載錫於蕃釐又曰春秋享祀獨冠周
家之宗盟老成典刑蔚爲劉氏之祭酒士衎制
曰克羞饋祀事其先而萬國歡心肅倡和聲行
於郊而百神受職賜宰臣辭免提舉聖政書成
轉官詔曰爲天子父尊之至永惟傳序之恩問

聖人德何以加莫越重華之孝賜葉資政辭召
命詔曰見現曰消顧何傷於日月得時則駕宜
亟會於風雲賜史大觀文以新蜀帥改越辭免
詔曰王陽爲孝子敢煩益部之行莊助留侍中
姑奉會稽之計吳璘在興元修塞兩縣決壞渠
爲田獎諭詔曰刻石立作三犀牛重見離堆之
利復陂誰云兩黃鵠詎煩鴻郤之謠用老杜石
犀行云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及翟方
進壞鴻郤陂童謠云父子覆陂當復誰云者兩

黃鵠等語也。劉某甫自潭帥除翰林學士，答詔曰：「不見賈生，茲趣長沙之召。」既還，陸贄宜膺內相之除，批執政辭，經脩哲宗寶訓，轉官曰：「念疊矩重規，當賢聖之君七作，而立經陳紀，在謨訓之文百篇，哲廟正爲第七主，而寶訓百卷也。」答蔣丞相辭免曰：「永惟萬事之統，知非艱而行，惟艱有不二心之臣，帥以正則罔不正。」禮部爲宰臣以顯仁皇后小祥，請吉服，奏曰：「練而慨然，禮應順變，期可已矣。」懼或過中，又曰：「漢中天二百。」

而興益隆大業，舜至孝五十，而慕獨耀前徽。時高宗聖壽五十四也。辛巳，親征，詔曰：「惟天惟祖，宗方共扶於基緒，有民有社，稷敢自佚於宴安。」又曰：「歲星臨於吳分，定成肥水之勳，鬪士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勝。是時歲星在楚，故云檄書曰：爲劉氏左袒，鮑聞思漢之忠，後湯后東征，必慰戴商之望。」又曰：「侯王寧有種乎？人皆可致富貴，是所欲也。時不再來，紫宸大宴，致語曰：廟謨先定，百官脩輔，而厥后惟明，黼坐端臨，五帝神。」

聖而其臣莫及也。聖子。詩曰念五馬浮江
之後光啓中興述六龍御天以來式時猷訓又
曰薦於天而天是受永言覆燾之恩問諸朝而
朝不知詎測形容之妙汪觀文復官詞曰作雷
雨之解而宥罪在法當原如日月之食而及更
於明何損步帥陳敏制曰亞夫持重小棘門霸
上之將軍不識將屯冠長樂未央之衛尉吳挺
興州制曰能得士心吳起固西河之守差疆人
意廣平開東漢之興起復知金州制曰惟天不

弔壞萬里之長城有子而賢作三軍之元帥蕭
鷓巴詞曰隨會在秦晉國起六卿之懼日碑仕
漢稔侯傳七葉之芳姚仲復官制曰李廣數奇
應恨封侯之相孟明一肯終酬拜賜之師追封
皇第四子邵王詞曰舉漢武三王之策方茂徽
章念周文十子之宗獨留遺恨時已封建三王
也趙忠簡謚制曰見夷吾於江左共知晉室之
何憂還德裕於崖州豈待令狐之復夢王彥贈
官詞曰申帶礪以丹書

挂衣冠於神虎之門
官詞曰馳至金城郡方思充國之忠生入玉門
關竟負班超之望李師顏贈官制曰青天上蜀
道父嚴分閩之權黑水惟梁州愴失安邊之傑
襄帥王宣贈官詞曰黃河如帶莫申劉氏之盟
漢水爲池空墮羊公之淚王濬以太常少卿朔
祭太廟忘設象尊犧尊降官詞曰犧象不設已
廢司彝之供餼羊空存殊乖告朔之禮潼川神
加封詞曰駕飛龍兮靈之歿具嚴渙命驅厲鬼

今山之左終相此邦青城山蠶叢氏封侯詞曰
想青神侯國之封自今以始雖白帝公孫之盛
於我何加陽山龍母詞曰居然生子乘雲氣以
爲龍惟爾有神時雨暘而利物魏丞相贈父詞
曰大名之後必大非此其身和戎如樂之和幸
哉有子魏蓋以使虜定和議旋致大用贈母詞
曰藏盟府之國功不殊魏絳成外家之宅相重
見陽元封妻姜氏詞曰筮仕于晉曰魏方開門
戶之祥取妻必齊之姜氏

美虞丞相

贈父詞曰活子

不

在其子德百

世必祀畸於人者侔於天。周人則父詞曰有子能賢高舉而集吳地受予顯服會同而朝漢京用東方朔非有先生傳高舉遠引來集吳地及兩京賦春王三朝會同漢京也獎諭吳挺詔曰闡外制將軍方有成於東鄉舟中皆敵國應無慮於西河梁丞相醴泉使兼侍讀制曰珍臺閒館獨冠臯伊之倫魁廣厦細旃尚論唐虞之盛際又答詔曰一言可以興邦念為臣之不易

三宿而後出晝勉為王而留行王丞相進玉牒加恩制曰載籍之傳五三壯太祖太宗之立極賢聖之君六七耀永昭永厚之詒謀批以早得兩請御殿曰念七月之間則旱咎證已深雖三日已往為霖憂端未貫餘不勝書唯記從兄在泉幕淮東使者其友壻也發京狀薦之為作謝啓曰襟袂相連夙愧末親之孤陋雲泥懸望分無通貴之哀憐皆用杜詩其下句人人知之上句乃贈李十五云

又敢比肩

人生意氣合想

送韋書記詩句偶可整齊用之
以傳示子孫甥姪而已不足爲外人道也

唐賢啓狀

故書中有唐賢啓狀一冊皆汎汎緘題其閒標
爲獨孤常州及劉信州太真陸中丞長源呂衡
州温者各數十篇亦無可傳誦時人以其名士
故流行至今獨孤有與第五相公書云垂示送
丘郎中兩詩詞清興深常情所不及陰天聞斷

Printed in Japan